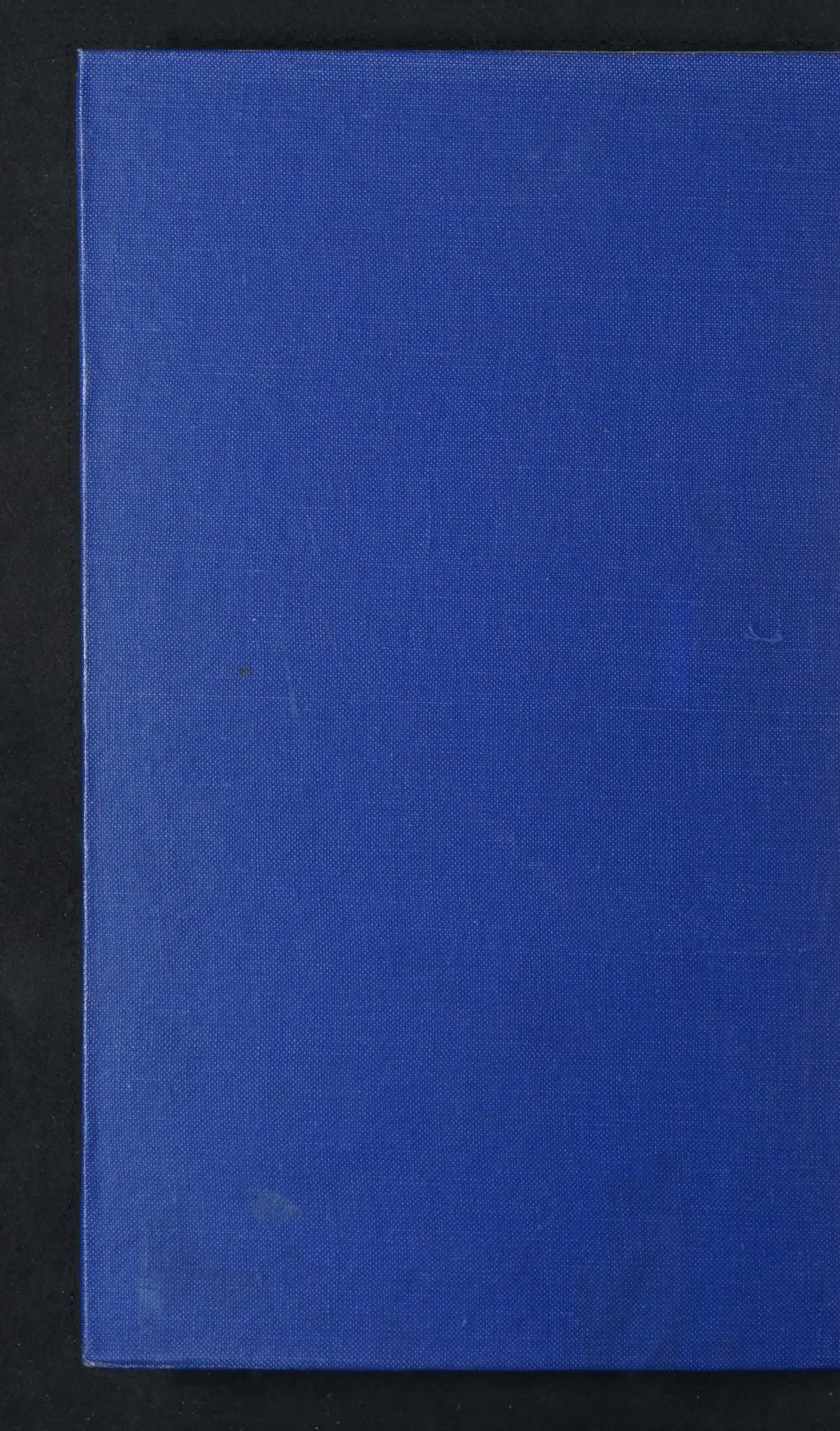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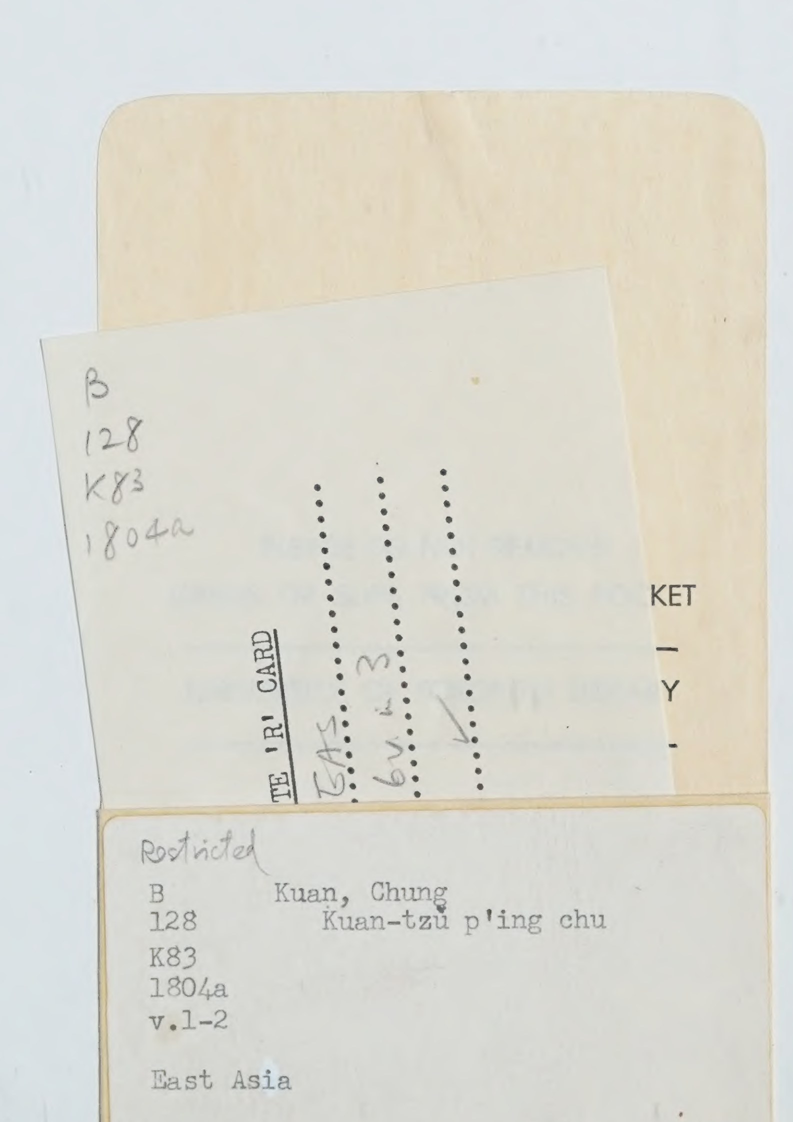



B
128
K83
1804a
'R' CARD
EAS
6v. 3
KET
Y
Restricted
B Kuan, Chung
128 Kuan-tzŭ p'ing chu
K83
1804a
v.1-2
East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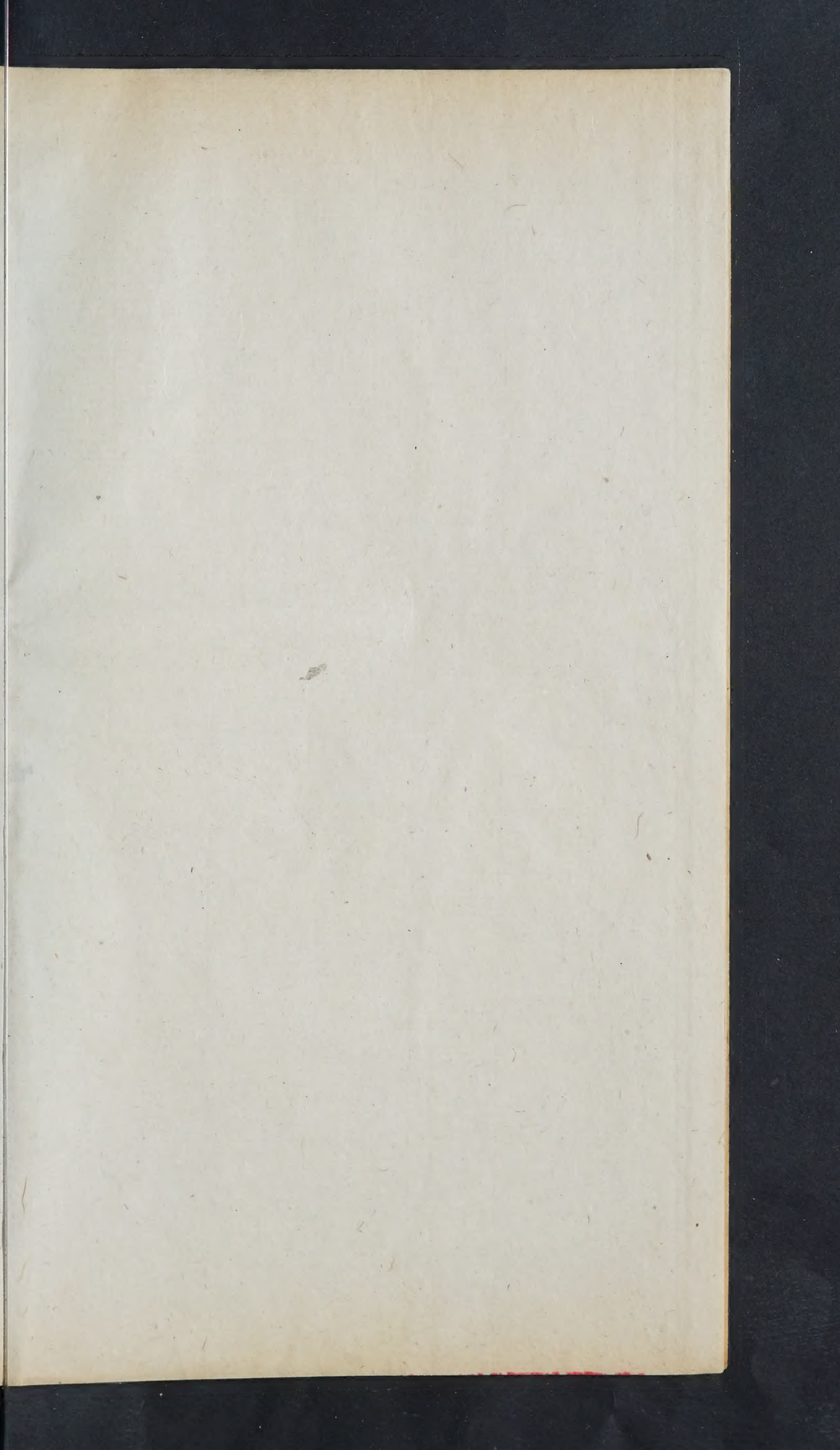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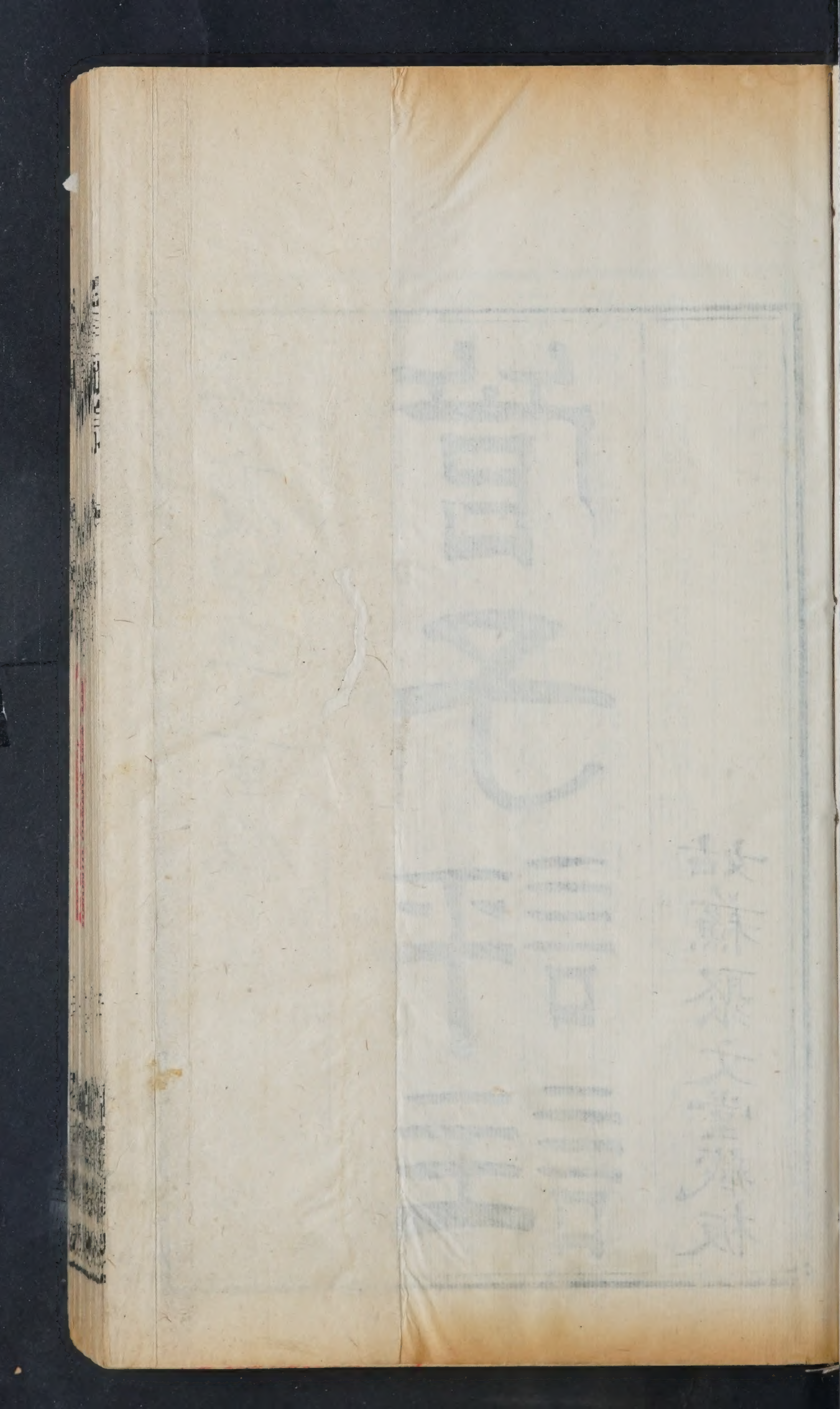












嘉慶甲子重鐫

管子評注

姑蘇聚文堂藏板

管子序

余蓋讀管子而嘆其善因時也時至三代人猶純如及周之衰而斷斷如矣管子相威公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醜其書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彬彬乎德言君子哉經生家騷觀夫國軌地數諸篇不察其贗而

以爲倅利于杪一閒毋貸錯毋變更而又以爲苛是豈知管子余謂管子之文博而偉精而特總人情之槩而一不事乎徼察一言千古者爛然盈乎策他如荀子則言性惡禮矯矣楊子則割裂聲曲闇曶澒涊矣關尹子支離抑塞潛夫論衡之流耳鬻子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書之至淺陋者與阮逸僞元經李荃僞陰符劉歆僞周禮等列子之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往往爲儒而瞿曇者所引重公孫龍之謬悠鄙絆鄧析子之市井舞文呂氏春秋之齊諧禪官皆出於機

心之發小人之言也夫惟敬仲踞諸子之上而顧其尊故用其書可以富國安民道約言要而曉合經義眉山氏乃責其不能舉賢自代而齊遂亂是豈不聞韓非之言乎仲蓋薦隰朋而桓不用也噫蘇子過矣

明龍郭正域撰

管子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

故然後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典去隆古汾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督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

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袵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

幣藉以黃金刀布而竝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槃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

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榷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伯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
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
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
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
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
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
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
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

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礉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吳郡趙用賢撰

管子書序

管子一書或云多古言流傳半入弔詭或云禨說所蔂特變其理道名法過於餘子或云鹽筴爲後言利者祖或云莊洸洋而管幽詭僞言十之七噫是何足忠仲也仲承周襄內臣外扶九會四伐撫敝齊以捍天子令非有善晦善因之道亦安能籠罩一世也括仲事略率首兵財而運之以法夫霸雄來道幾爲法裂仲何以乘道不詭寄法以行而用甚微意必有隱深密藏妙轉移莫測之術於陰中陽外也者今讀其

乇齋藏版

書中多秘典如倉廩乘馬七法幼官及四維四順固
富强緒餘至若白心內業復所於虛神將入舍諸語
極深要清微寶之不盡豈其冥於道而爲用宏耶益
信養生與養世貴善用陰而猥謂罪埒申韓也其何
服仲大抵仲之法半祖周官而化裁盡變通其所以
終王者以始霸故功業炳然昔坡公云霸之兵求決
勝其法簡而直亦深曙用晦用因之微意云余居舊
園之花齋偶與元一點定緐露鶡冠更取各宗匠所
註評管子書字釋句解無參其所未備友人曰可與前

書鼎峙矣遂亟授之梓

西湖沈鼎新自玉父撰并書

時

天啓乙丑孟冬哉生明日

管子序

昔宋之南歷於金若卯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於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任之并吾田車吾兵不踰旹而社稷飽敵矣是獨不得一管敬仲起而將相其才耳敬仲以正佐桓如伐楚都鄭太子辭上卿禮惟武侯平明之治差方駕焉其定兵制興魚鹽諸大筴多以厚重峻峙勝鑿鑿經國之言所稍異於訓誥者惟體裁奇駿耳古人制地定賦之法詳盡均節縣玩之雄偉峭整細繹之縱橫錯

落如河決如珠連如飄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而其中龍虎風雲離奇幻怪不可端倪豈諸子操楺而治遂可與頡之頏之者哉三匡及伯形雖後人追敘然其文高古奇絕幾幾乎抜敬仲之逸駕然者余嘗讀其書窺其用心往往擇卑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爲績術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使翕然用於吾術而不敢背噫亦巧矣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夫參兩天地之謂人子何尊仲爾乎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坫言耳猶云以如

是之人而猶屑爲此也蓋惜之也非謂其爲霸佐也王霸之辨孟氏始發之乃井田之制則既行之矣至築薛之問而後其技窮也故曰得王而王者周公得霸而霸者管子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不能王而欲王者孟軻嗚呼仲相桓則誠霸矣自今觀之其所著書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耻爲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爲王佐乎今天下得一管仲者使之南治島北郄虜徐而置濂洛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又何厪當事者蒿目之憂哉

余故梓其書而行之以質同人之有心經濟者九府書民間無有形勢一名山高

天啓乙丑孟冬下浣五月

西湖元一朱養純撰

管子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合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沬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為修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焉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有吳兢書目凡三十卷巳久軼遺不復臆贅

一玄齡註後絕無善本舊刻舛錯混厖半不成義今於房註後更採劉評曰按朱評曰通曰演曰補每篇末仍採諸家總論曲暢玄旨至上方又多出楳張楊趙朱手槧以今古名儒璜瑛滿目用集大成

諸刻所不經見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至更端處別爲一行分析不無太過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本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盡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詞古奧不惟難解抑且難讀近多承謬襲訛觭迂碎繁令人對卷茫然今悉按宋本更正比次有一二闕文悞字不可解不可句者不敢强爲附益或有原解仍互存之以俟宗匠

一古文不宜加圈點第爲采山探淵者發其奇則篇中詞理兼勝置○字隗奇置△文旁偶識挑其義法額上集批抉其神脈即評中圈次撮其要領如排沙揀金處處獲寶至于字畫端法楷墨精良閱五月方告竣書倉鴻寶巨眼自珍

西湖朱養和元冲父謹識

朱印養和 字元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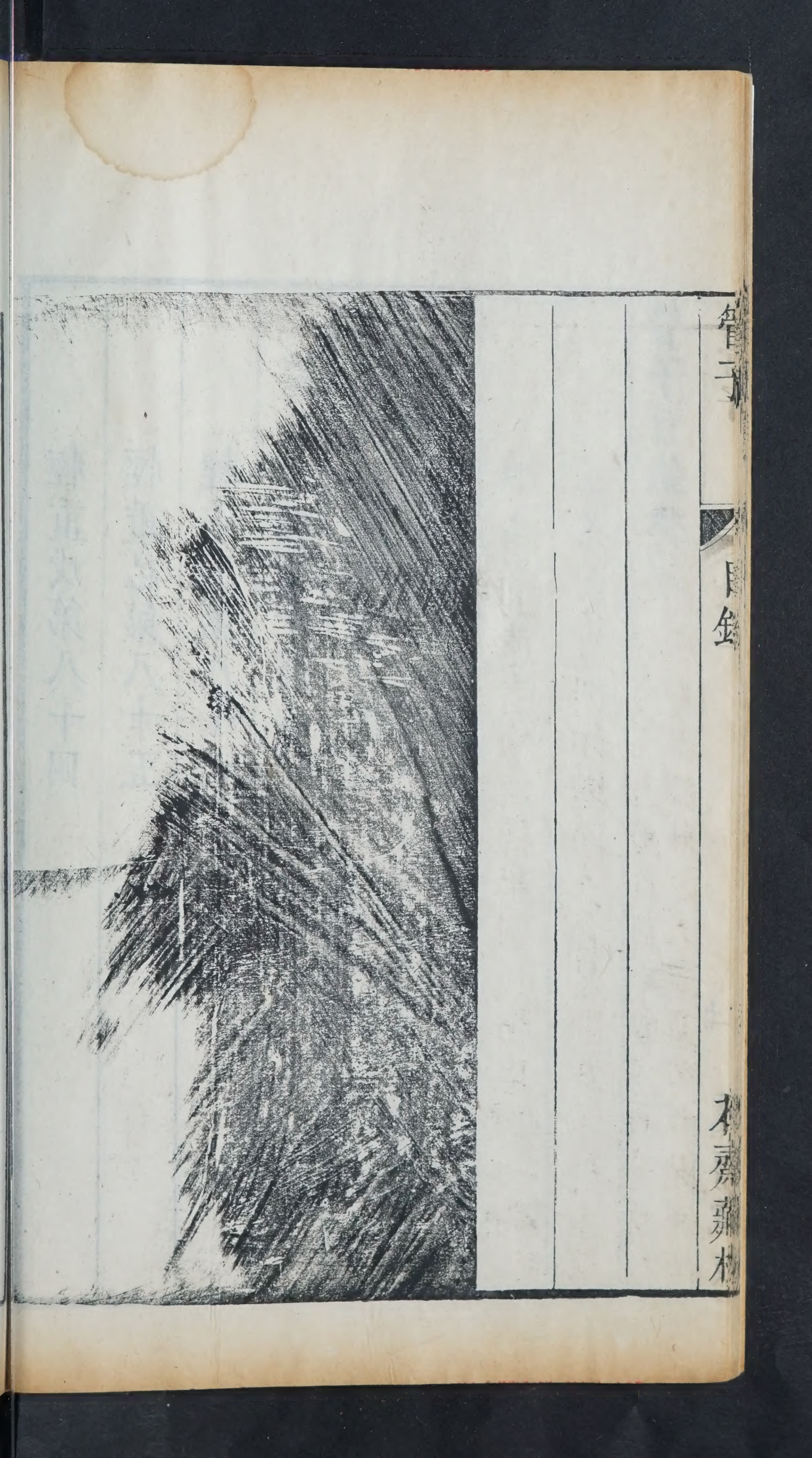
管子目錄

第十九卷

第二十二卷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內十篇闕

管子目錄終



張榜評篇中或相承或錯出古人不拘一法

管子卷第一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䎃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六親謂父母兄弟妻

楊愼評杜預云菅苦也又草名巳漸爲菅從蕪野來民如草矣

程敏政評校是不尊君義

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爲姦。春通。民饑而草食也。迮之。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春通。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

取較量角競也

沈鼎新評持國畜民莫先于收心王所以勝覇

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事上。上校者爭而犯上。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春適王天下之往也水下獸壙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而出治道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故出有原。同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同者也。伯者一其法。而强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如畜。順其欲。無拂其惡。虎能使媚。而況于人。管氏先國頌與維。而後順是先强之束之。而後順之也。上不先宗其心。下見上之不先收其心。管所以不王。而孔子所以小

梅士亨評此條言有國者。必乘天時。盡地利。然後國富而民有恒心。恒心者。何禮義廉耻是也。如是而上服行以先之。自不致怨。文巧以生姦衺神祇以恫怨。愆祖憲以長亂。故四維固而國不亡。管子才可謀王。開卷便見規模宏遠

朱長春評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爲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斥斥

楊愼評劉績謂維網罟之綱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不知維繫絡也無繫絡故傾危覆滅隨之失一繫險一分也且亦有惟是之意國舍此無他術耳

廩廩要於持國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濶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強猶絕屬之系大宗也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只得其要尚未究其原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舂通汚者惡廉者清有惡則有掩著無惡者皦然純白何蔽耻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梅士享評晁錯賢良策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等論本此朱晦翁引以解孟子寧止伯術云乎

朱養純評順而不逆方是眞長服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絶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

劉勰評刑措任德深識以予爲取之義

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予謂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續按 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春滀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凡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哀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鈴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爲小鮮之亂于大國而淪雞之沸於函鼎乎則且胥四域不供于一薪艾而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亾命走耳欲法之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爲縱獸而不知網弛之之所以獸得也取不用命以令用命天下皆開于吾令何求哉布網合圍而拱手以治天子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文景之任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況禮失而刑諸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管氏之經言本領哉是以

十五合諸侯。而冠裳居三之二。兵車毒逐鏖戰以盈野膏草無聞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以聖人喙本內。而予標外。將聖人爲法家勳醆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僞也。

右四順

張榜評此章整整三疊突起突止又是一格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也。（文勢突起如風雨驟至。）（涸。竭）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

沈鼎新評從錯國起語駢意奧愈轉愈生見爲于無爲之妙

葉水心評又轉到安富等件句句還源

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績按長長短之長謂使之各盡其才能所長不限量之則各得其所故不爭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

何俊良評樸而駿

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朱長春評。造句爲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奇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爲文。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張榜評。此等文已到絕頂處。所稍異于訓誥者。唯體裁奇駿耳。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楊慎評正言爲親反言爲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

爲法親法錯綜此散文轆轤體也

黃震評因人而無以已私乃爲大道

同此〔春通〕大學所厚者薄同旨。故下云無日不同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也。以鄉爲鄉。二親也。以國爲國。三親也。以天下爲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此。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耀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績按〕鄉大于家。言以爲家者爲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亦隨大小也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日月無私。然後能治天下也。〔春通〕家爲鄉。鄉爲國。國爲天下。以已而寵民者。家爲家。鄉爲鄉。國爲國。天下爲天下。因人

郭正域評指出貴先好惡此見無私之聖王

朱養和評以道應敵有衆直批其郤

而無以巳者。無巳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御民之轡。在如地。如日如月。有巳則不聽不行不從。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如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指所上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指所先。貴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巳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指好惡也。一法毋蔽汝惡毋異汝度也。汝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滿。取其露見不隱也(續按)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言于堂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人皆知之無所蔽異也(春通)滿室滿堂。助者衆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

孔穎達評五法精嚴六親意自寓

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春通)六親五法。不見分析段落。此類但解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

張榜評甚微而貴而奇佳言竟楮

朱養純評常一而變神所以靜正無爲

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春通山川。曰望。其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所以成其高深而承其秩望也。專主君道。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

楊愼評垂裳自理之景宛然

沈鼎新評飛蓬燕雀之喻便知言行自有則

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續按）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名聲彰于四方也（春通）天地春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雨。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卑。生殺予奪一人操其歸。是以上尊命。而下受辭。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春通）道家無爲民化之指。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春通）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不賓勿詢之謀勿

葉水心評道術巧自有所尸此德化微渺處

張榜評惟神能妙萬物故貴夜行

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是以貴言有物而行有恒。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爲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轍迹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績按)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斲削之末。(春通)羿非射。造父非馭。奚仲非斲以証上犧玉不饗而主功有素。謂其致有神不在于事。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德化所溢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春

張嵲評擧遠致道非淺近輩可機

〔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知。天下順帝之則。日陰行獨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譽惡也。如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言行者。可與舉國之遠也。〔續按〕譕音無。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于道者也。〔續按〕顧憂謂慮後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春通〕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先發之華必隕。早實之果必落。計速未有不憂在近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日遠見。〔續按〕舉長。則所見不止一方一時。裁大者。

沈鼎新評必得必諾故不足賴信後歸之可復可再便以心下天下通章血脉俱動

何良俊評宜庀器使無求

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春通〕舉長裁大美人懷。三言皆比物。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得應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續按〕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疮。故不能肥體。〔續按〕訾疾移切。嫌食而多惡。〔春通〕原之乎。雖隰無高。山之大。雖隈無深。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訾嚳勿任大而譙臣。顧憂乃可遠舉致道。如其計速憂近。往則勿召矣。舉長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謹。訾食。皆任小者也。故參于天地。唯有天地無棄之德者能之乎。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

俻一人若自用則小伐矜之謂

張榜評管子所以師馬得路

楊愼評神者在内四句乃危詞非贊詞也側下看始

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績按〕解作蝬蝚古字同。論使人器之。不求備也。伐矜好專舉事之禍。謂自用則小之弊。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績按〕喻養民于無事時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績按〕言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也〔春通〕猿連臂而下飲于三仞之岸。如夷也。知連引之無難則知矜專之禍。老馬識道。不行野者。資其智。故予人而任之。功可配天地。自取而伐矜。禍幾及一身。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内。故曰在内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内

蘇軾評以往召來千古不爽

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巳也。待謂須日厲以待〔績按〕言人懈惰者不能及時成事。故曰不及。操要者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能立操要之神。則懈惰不及者。亦從而能矣。假、、、、、、、、至也。暮戒勿怠後稺逢殃。旦暮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暮戒。戒勿爲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春通〕在內爲君。在門爲役。將假者餘以借人。將待者匱以受令。邪入內則不神。正衰故怠而不及。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

黃震評此是各局于所見

王世貞評道隨身化則下從好而往來忘

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績按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春通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往道來人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

朱養純評得度方能和人又天人相合至微之竅

故以爲天下定萬物。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恭: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新: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

沈鼎新評人主有心便恩怨由我是謂事而非道

孔穎達評私以逆天故拙不若巧

巳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春演〕覆屋不怨。下瓦標箠。説在莊子虛舟之遊。無心之謂天。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帝王之臨寓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落。而我無爲。一天而已。故百姓皆云我自然。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

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

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續按〕出于理曰天道。出于欲曰人事。

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

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春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遠附親而有餘。拙者用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

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

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狡雖相善後終不親。〔續按〕當依解作烏集之交。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春通〕禽獸無情作合作離。故曰烏合鳥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續按〕當依解作見愛之交。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春通〕心行與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見之。不見

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忘。又第二矣。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隣之援也〔續按〕當依解作獨任之國。〔春通〕獨王自通。不必依解作獨任。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春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成其合也。不如形勢解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春通〕可往可來。註長于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嶮阻不平易也〔春通〕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郢南面。不見恒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一也。如乎可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

朱養和評變不失常可與言道

李泌評獨得要領無人解

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故也。績按。註非觀解自明。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言而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而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春〕〔通〕言行即屬君。于臣無當。

朱長春評。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敘。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以上皆然。斯爲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比奇造。乃爲吊詭哉。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無令人不知。而伯唯恐令人知。

梅士亨評。此篇山高不崩而祈羊至。淵深不涸而沉玉極者。形之積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者。勢之積也。嶄塹者。形憑藉者。勢君據形勢之尊。而無爲民自試者。略。形勢而歸之理也。所以動民非聲也。所以格神非物也。君德淵涵

閔元會評。黜形勢而尊理此爲夜行

張榜評管子之文多以厚重峻峭勝此篇獨多逸宕之致

沈鼎新評惟政可操民命闔合通章筋脉

超於技巧運用之外。故曰。惟夜行者獨有焉。天地者。理之宗也。人君者。天地之配也。天地一誠也。故心行者。四方歸之。如以形勢而已矣。則日月有時而不明。山高有時而不見。况於君乎。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爲。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厲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

梅士享評國無政則民貧而兵弱

李泌評君心好侈蕩則財力乏竭雖行政而終益于富强

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矯逸）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亾去也。）無以牧之則

梅士亨評上有政則民不輕棄其主而易離其鄉

梅士亨評上有政則民不詭銜竊轡以攖上之所好惡

處而不可使也 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 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 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 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 所見之處 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 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 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 審度量以閑之 所以防閑其姦僞也 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

張榜評省去一轉章法便異

沈鼎新評以無窮侈財用必至民地非吾有而爭端起

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也。振整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上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

柯潜評刺弊處如鍼對病

梅士亨評散之而民淳俗靜合之而治定化成帝王熙皞氣象

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實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

朱養純評治歸本于身家待字更陗

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

曾彥評言至婦人男女竟見病根

孔穎達評數不可得句愈歎愈緊

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爲，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若

郭正域評立功章名自無獨王貧賤不足之患

梅士亨評得人則政法可立百穫不足以盡之故又曰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春通獨王主孤也貧賤國虛也日不足政煩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

楊慎評屢提凡牧民者直欲覩而喝醒

程敏政評牧民等事皆立政以御民

沈鼎新評嚴四維以禁微邪此牧民吃緊處

道設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

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庭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

張㮚評俱歸本到微邪

蘇軾評朝廷民力民能死命俱以法御極精嚴

柯潛評賤輕爵賤則法廢

而民不可御

何俊良評國中有善政則說法不覺其嚴

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

朱養和評結六其奇甚峻挺

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朱長春評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曼衍申承似墨子長支悠靡似荀子

梅士享評在于使民爲善民必足以親足以教而後禮義可與乃身既先之而又有度量之閑鄉師之詭其精神無處不密然後憲令以申之慶賞以勸之刑罰以振之故民之從善也輕人知管仲設法之嚴而不知國有善政刑罰可虛懸也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謂治亂

梅士享評財源不開即輕租薄稅而民不能富且國有用取太輕何以供乎

張榜評必如此則位祿官三者方相當

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巳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

周元會評審三本故三臣來

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春演）養馬瘦之猶得力。養虎飽之。終遺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乎。天下有僞君子。有好小人。好中而僞外。其孰從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免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獸之無禽

劉勰評收得勁與

何詹評德大而仁至足稱純臣故可授柄

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朱長春評。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藉通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往往刻意立德則長。而子民弘愛則短。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

郭正域評安危係于四務凜然竦震

楊慎評只如此如彼斬然瞭然

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古今通病）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

沈冉新評順天因地遂物而用不至泥沙是眞生財

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梅士享評由國而遞分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

則爲什伍。出什伍而遞總之。則爲國。故雜而不越。有長有宗有尉有師。故多而益辨。

梅士享評：置閭有司以時開閉。而游宗長益有警。

梅士享評：此言鄉之不肖在什伍中者。過令必改。不改則誅。

梅士享評：此言鄉之俊秀

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譙責讓也。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旣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

在什伍中者取令必得不使野有遺賢

梅士享評著上遠之法使有以戒其屬

梅士享評齊賢不肖之程使有以交相勉

梅士享評春賞冬罰順天道也

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計上鄉師以計也以著于士師著標著也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及坐及也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

梅士享評此君布憲而五鄉之師五屬大夫受之

梅士享評此憲既布而又藏籍以待考校故憲不虛布

梅士享評此五鄉之師受憲而布之州里

梅士享評此五屬大夫受君憲而令不留行

梅士享評鄉

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憲。法也。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

師與五屬大夫何以不同鄉師說道之者也大夫則行法矣

沈鵬新評考憲毋令專制如違卽有功亦誅則人守令而不敢倖功

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續按謂增之）不足曰虧令（續按謂損之）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朱長春評。卽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特其頒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遒人之振鐸。黨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與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凡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爲後代典志式。

朱長春評此亦典志令甲之一條

曾彥評虞師司空等語卽從周官周禮來非粗列職掌官制已也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續按敬同儆戒也）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

梅士享評必時水過度而五穀無害然後隄水安其藏

梅士享評刻鏤文采絕于朝而又禁于鄉故民富而俗愿

梅士享評制服用財一本

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績 按〕

秎扶問切 亦穫也 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

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春通〕由田 田畯之類）

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

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

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

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

手爵祿則服雖欲僭侈而不能用雖可上擬而不敢

檢士享評以燕句謂文有章之服夫人不敢以燕惟饗廟則服之

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春通〕器物式有等級則有限禁。）用有敝壞。則有歲修。（修字連上爲句）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春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爲句以命直冒至未命郎令也此所謂服制）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求圓反）貂（〔績按〕鬈音權。記云燕則鬈首註分髮爲髻紒。）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黃震評諸說勝切中苟安爭侈之習

朱長春評此所謂排度也。亦後世令禁禮。志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者可作齊志當別爲一篇記者以事議混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于周禮而法嚴焉。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不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眷通）孔子求生害仁。孟子舍生取義唯是以苟生爲恥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曰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人。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

朱養純評說到請謁諛更酷

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春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嚮爵。觀樂玩好。是絶游變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巳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沈鼎新評未形未加而民畏勸乃名奉大

李沁評從心正見君之誠積所致

君既盡心於俗。所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
以能期於心也。
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于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
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
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
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
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梅士亨評後秦治馳道于天下國且不可況天下乎

孔穎達評不自爲貴語邃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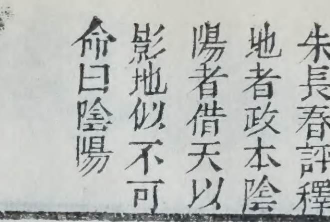
朱長春評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末極論民分地制總爲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敝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

穆

朱長春評釋地者政本陰陽者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梅士享評舊本春秋冬夏別起自爲一節非也觀本

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黄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通連下爲一段陰陽總是地政）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陰[illegible]）

文蓋言陰陽雖正然時變之極即天地不出其範圍非若地之有長短大小可以政正也故即事治以見貨多即貨多以徵事治而地之利握在君矣

靡。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郭正域評有貴正以理民辨貴所以成事條析燦然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

沈鼎新評王者兵財俱從

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春演〕古之政務在獄市。獄懲惡以勸善。市抑末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準之於上。則平而賤。矯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詘商以豐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所務為不同也。

名言要言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

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續按此釋黃金者。用之。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續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

農出故一家佰必使金貴然後富以用民故致隣此儉侈朴奢之辨

梅士亨評舊本天下乘馬服牛連上文共爲一節非也觀本文釋地者政之本朝者義之理市者貨之準黃金者用之量皆題則此

釋諸侯之地制千乘之國者也器之制亦當題無疑

朱長春評下從地引入器制總申千乘器制不可分截遠近

張榜評古人制地定賦之法詳盡均節如此

劉績評此一節言土地就中論不可食者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續按】鎌刈割器纏掘縛索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輔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

不可徒論廣狹也　朱長春評管子毋于地政文質陸離倍著精神伯者之本事也與強者兵法相對然兵強未有不本干富

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績按〉此一節。言官邑事器之制〈春通〉此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爲準。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敘。此古文之妙。末因以信士立朝連人義之理。通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

柯潛評。與博褸悉

沈維垣評。中歲央正等語奇㓛

總因地均立分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

雜而整。整而襍。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提兵。左指右麾

紛起互應。總歸一陣。意即內

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一篇。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

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

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季絹。細絹也。制當一鎰無

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暴布。白布也。當一鎰一鎰之金

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一本作一升。命之

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

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

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

朱長春評文簡貴淸異上而太古下而後世此當其極盛左氏富而豔此奇而艷方駕也

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
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亾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
歲更制經正也。(績按)此節言旣立制。而遂定賦也。十仞見水不大潦
大潦。一本作大瀆。繼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
征也。征。稅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
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平言
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居。每分有
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
比之於澤。(績按)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

周元會評創言論典

朱長春評儒者虛聲而不進仕工賈占業而逃官役

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
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
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
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也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
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
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
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
犁童五尺一犁春通二犁一犁應服牛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
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
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春通公田之功
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賈
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

此皆傲士游民亂法悖上不誠不信而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分所以罰之也不可使爲工則惰民耳周禮無當業出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般强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

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績按）此言士賈工難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三日。借民力以盡地利也。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績按）此言教人。當使知愚皆知。巧拙皆能。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

沈鼎新評均地分力又使民知時爲事是大經術

相表裏

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亟難得）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春演）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農均力與里乘兵農合一之法都市

程敏政評有事用無事歸政善託業

本末通功之利。犂然具在掌中。所謂多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元未嘗更變。其日內政。不過中嚴蠹正。簡練服習之耳。故一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君新法連坐開阡等哉。偎不察而並舉曰管商。不寃乎。

右士農工商法〔績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聖人故名爲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已尚不足。何名爲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春通〕有事。則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之。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

楊慎評二語剴于上好下甚

曾彥評時以處事如何可忘

朱長春評此地里應在地均經正

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續按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續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

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續拔〕此釋上均地

管子卷第一冬

揚愼許轉出轉粗轉開轉入後立七目為分疏為設喻末後反振作收絕妙文字

管子卷第二

唐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

棄心水評從治民歸到正分穆然淵至

梅士亨評七法無所不備循其道眞可以正天下

張榜評此正天下之分也

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爲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

而若不相粘陡然特出奇甚

沈禹新評七法即器數理分也堅義比類極精鑿

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春通則象七法六承治民有器唯計數合治兵言爲兵勝敵中在後兵數選陳而正天下畧其于中總一篇文字故曰以上是一目頭

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亦皆立政者所以爲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敎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敎命

胡援許上正言重七法此反言無七法後緊收轉以終治民正天下意

揚慎許七喩極變以前文不變後文不變此不得不

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舂通］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利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竿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

以七喩見奇

爾作奇乃見法不則排板并前後俱癡矣

張榜評招之愈倍拘之愈必則放豚之心愈駭

朱養純評收轉勁悍

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人右手能書而左手不能書也今反用左手書而右手息而不動倒行逆施之譬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背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

楊慎評。節節頂解。即以經解經。又是一格

梅士享評。欲行法則朝野之姦偽不可不清

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朱長春評。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漫不煩。頗多造奇。是注意之作。可為文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曼延矣。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及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吝通。官徒。猶生徒。蓋言官屬。從令者

沈鼎新評此處又揭出匿姦盜之原惟不審故勝勝則敗

梅士享評欲行法則人君

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川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也。厲。奮。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春通）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另揭起下。君不審。則失臣也。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

之意旨不可不密

梅士亭評欲行法則國之法令威福不可不猛斷而決操

郭正域評貴威愛重四者所以行法

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亾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棄。是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棄所愛而存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

倣士享許欲行法則人之才能品質不可不嚴防而器用

楊愼評明賞罰以握兵本洞觔追魄

不逵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峻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皂堅其羈絆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眷通居身所謂皐建其極正身以正朝廷也不屬上三者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

張榜評雄駮錯落

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春通強國必先課吏教士。養而用之。國強而後兵強。故曰本兵之極。管子以內政先軍政。知此。故首治而後兵。由強治以強兵。文議俱次第相承。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尊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

朱長春評八無敵具爲兵本末始于富國中于治兵卒于選將

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者。機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

楊慎評又添解此一句妙

梅士亨評衡庫二字甚妙衡無不平故天下在手庫無弗藏故天下在心

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春通〕機數之明中權也。韜鈐也。唯君與將共之。大明于時。小明于計。獨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衡庫。衡主運權。庫主韜藏。兵機也。○大時小計不在功。在于用兵之勢。承上言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暫覽廢。而天下莫敢窺窬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

張榜評勝一立少句刱特

稺士亨評修戎器必課試而藏之練精銳羅英材而統之又本之以自立于勝地所謂唯無瑕者可以正人方是衡庫天子之禮

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爲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

蘇軾評必立勝地語更奇更淵

俺士享評內政既修然後定計而後出量敵而後進故知彼知已有勝無敗

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春通〕無曠土也下野不辟地無吏應或曰山陵水澤要塞軍旅思險也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已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

沈鼎新評明於政情將士止是張軍圍邑得地之要樞此謂內政先定

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未可加兵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

葉心水評扼吭拊背

朱長春評六語造奇工于辭者與七法同體文平而巧行之風雨飛鳥等亦權家談尒尒

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春通】入三軍如無人。曰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曰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爲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爲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爲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爲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

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詐之言雕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定宗廟育男女天之權與謂權爲親與也

楊愼評雲卷風旋銀河洗出

晉彥評又衍說一段情肖語森

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續）按此注多非當依後版法解自明

經言七

凡將立事 立經國之事 正彼天植 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正 風雨無違 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令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 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春通正植法天無違法時得嗣法地號

張榜評高峙古特

朱長春評版法典訓簡邃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在乘馬之上與他篇體

遠世亦遠晩周先秦著書經言多此體他近于傳矣秉馬敘事此立訓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朱養和評觀終計窮方能賞罰不以喜怒始爲植固

論。政敝大凡。天其經也。地其紀也。時其運也。總而成制曰三經。喜無以賞，怒無以殺。〔春通〕張憲建極，無過福威，賞刑勸之，利以誘善。董之辟以革邪。兩者帝王所不能外也。此所謂天植也。風雨以神之。遠近高下以宜之，協其宜。民不疑、神其權。民自遷。故總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殺賞之不正、喜怒移之也。植而不移。道在因。因在固。兩列而正、君乃有國。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置之。誰能圖之。〔續按〕當依解作寡不能圖。〔春通〕上任喜怒。民怨而心外。外結徒而背公。禍乃牙。徒與多而衆忿。則不可圖矣。故衆怒難犯。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困獸猶

岳正評紫瀾贊霖

梅士享評人知用財嗇之省而管子知用財嗇之費故財不虛靡楊愼評嗇則

關其所終將何爲也〔春通〕此論舉措然而能枉直焉廢之亦以愛之也故下云兼愛無遺順教鄉風順教鄉風。則廢之所窮復歸于舉矣。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春通〕卽順命萬民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所以教之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厲而勝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已才略。能用彼不貲。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質。然後爲善。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然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解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嗇悋。

[illegible]之無用無用甚于無乃眞費也

楊愼評執法則法行意甚確穆

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爲叛也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頓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續按）倚解作奇邪謂偏邪不正之人也恐謂恐懼遷善不敢爲惡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纔往則民移（春通）持法在上循法在下法用參差民幸亡忌故植不動而倚邪恐邪革化而民乃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

郭正域評。非利則民怨。非賢則法私。故修長高安各有攸在。

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積按當作悅衆在愛施。解作說在愛施。脫一衆字。註以有字屬上句非。蓋言能廢私。然後有衆也。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在於廢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梅士享評。此篇言有國者。必以賞罰順民心。夫民之鄉風。鄉以利也。民之順教。順以賢也。賢可取用。取以身也。天地無私親。以日月四時佐其化。人君無私德以高賢大良輔其治。賢人者體君意。修法令。以導利于民間。則下無怨。故終之以修長在任賢。高安在同利。而法為世憲矣。

管子卷第二終

楊慎評二語可入養生家後圖方如六花八陣變爛極矣

梅士亨評此篇管子因五行以立政按

管子卷第三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沈鼎新自玉 參評
明西湖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幼官第八 經言八

幼。始也。陳從始補。官齊政之法。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春演）夜虛守靜道之樞氣之初。孔神中存。則導生治形之本。政與天一子半復初合。一歲大候。一日小候。人物之氣。貞極苞元。靜篤作復失守則剝。得守則皇。天一統五行之元。子夜通一歲之候。虛靜物皇。時變。道不變。五方異而中夜一也（附解）幼官圖。作

五方以制兵前本圖五法天合德故服養宜滅一律之天時後副圖五象法無親故旗物兵刑一本之地德

朱長春評其敘法如九宮合變天下奇才

沈鼎新評此言土旺時君順土以布和政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夜者陰虛之候。君子宴息之時也。人物連用四字。上二字衍。皇。大也。言人君能因虛守靜。則發之而治人理物其功業必盛大也。五和。「春通」土寄于四季。以一調四。合爲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均三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續按」別本註用土之物也。治和氣。土主和。故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井也。以倮獸「春通」倮蟲人爲長。之火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者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濡。古軟字。行毆養。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續按」行對藏而言。謂行之于身也。下倣此。「春通」藏內體。行外用。皆順時節宜之道也。溫濡應土潤溽暑之候。毆養致弊。故納新之化。內滋土培其元膏。外滌土助其育養。五官各異。獨毆養土。與春同春天陽

何佟良評惟上致役故宜開靜義甚玄奧

張嵲評帝王伯衆等語鮮妍丽日

之生。夏季地陰之生。陽饒陰乏。饒者養舒。乏者養疾。從其盛氣也。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春通）生合陰陽之理。開靜。動靜也。動靜因時。而形生自理。五官皆然。土位下。爲萬物之命。復命曰常丹。功以歸土。爲還元。（附解）乾坤以靜翕褁萬物之性命。凡物開靜而生。形生而理亦生。五氣皆然。土屬坤。易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坤不蘄其力于物。故物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尊賢授德則可爲帝也。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斂葬其柩。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春通）歲之

朱養純評：備述九舉，見威行寰海之效

成土計日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才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續按〕當依後作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春通〕中央君位。帝王霸等系之。主衞王鈇。所謂皇建之極。春秩禮。夏定分。秋辨數。冬總凡。四方時政。各有所屬。官司其令。是幼官也。幼。初也。初官立政。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九舉說九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

郭正域評九舉俱原于九合諸侯來

楊愼評如此成文文直句

十。四會之後徑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度也。七舉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摶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子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摶擊强大。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强動弱必從。强靜弱必同。春通主上下。不主强弱。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

謂錯綜其數

朱養和評精鑿沉悍

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春通）詳按九本以下即反上九舉。所云舉舉政也。上下得終等。政之序也。首辨分。次率民。然後足國。則三四五是也。國富而議政。政明而合內外。兵強與國。而戰勝。于是帝形成矣。故九本系君。關存亡。八分系卿相。勝于朝廷也。關強弱。七官飾備系。將軍治內。兵結外援。關安危。六紀系賢人。非賢才不足。審禁事變。帷幄謀臣司之。得賢昌。失賢亡。關盛衰。五紀系庶人以上。務輕農。佚地辟之守。合散成。故關治亂。農食人關尊卑。金關貧富。練之以散羣傰署。傰。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散之於衆。使傰曹署著其名以司之。（續按）傰音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春通）凡計之九也。兩署用人。理則二政。殺僇以聚財。戉因亡國。戉因滅家。莫不藉沒其財。故曰。殺僇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春通）殺僇節其財之流。勸勉開其人之塗。不殺無以禁流溢。不勸無以督羣工。使二分具本。使七

倪賦評中極之氣自分贏短

之傭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藉 發善必審於密之木。則財署知聚財傭署知遝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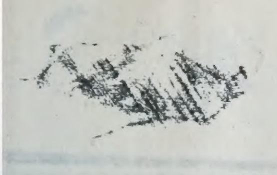
執威必明於中 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圖。謂之分圖。而上位居中。〔補〕圖。明堂圖也。居圖方中。卽月令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大室也。太廟大室乃明堂之中。居于東方。方外卽明堂之青陽左个右个之說也。餘倣此。

春行冬政肅 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旣陽夏又陽陽氣猥并。故掩閉也。

十二地氣發〔春通〕氣十二日一代。政因之春秋凡八。冬夏凡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秋候平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贏極氣常短。

戒春事 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爲猥爐。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

十二小卯出耕〔補〕幼官圖。乃當時因時立政之法也。與呂不韋月令相似。其中



滄閒新評此木旺時君順木以布舉政

言服色食味聽聲用數。皆與月令脗合。但十二小卯十二小郢。諸說不知何謂。疑是節氣名目。如穀雨驚蟄之類。

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春通木潤金燥。治燥燥治濕。取順時火陽中陰。水陰中陽。治陽治陰。取反時。春秋刑德。合氣之中也。冬夏。陰陽爭反而後中也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毆養担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

孔穎達評仁者生理强者剛屬乾與震求相合

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春通藏行合時則氣平而修通故動靜形生得理內空周外春生氣內疏達外也强國爲圈弱國爲屬强國所以禁禦弱國圈然也春通春以陽剛用事故强圈而弱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强動弱必從强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强國舉發必當以禮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如此事變日至無寧居基漸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行冬政落寒氣蕭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

沈鳴新評：此言火旺時君順火以布舉政

終。春演夏至生陰，陰爲小。冬至生陽，陽爲大。言暑終小，言寒終大。陰陽之分也。故與曆異，暑先大入小，陰不得離陽也。寒則言至，不言小。一生二，二合卽一。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續按：別本註用火之物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春演、春秋之聲，與月令合；冬夏與月令反。月令主聲，幼官主聽。聲以調樂，順天地之正；聽以養生，反天地之極。天地所以極而復生，水火相救而已。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定府官，明名分

沈維垣評政俱有辨別可配離南

沈禺新評此言金旺時君順金以布和政

而寀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春通）南方歲之中屬離其政主辨井方歲之周屬坎其政主總主布周則復始也。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績按別本註用金之物也治濕氣秋多霖雨

周元會評蒼豔逼人

水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以勁銳搏擊聽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徧無得有私[績按]周當依後作害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

沈冏新評此言水旺時君順水以布行政

曾彥評穆然玄冲

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則順時節而布政。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續按)別本註用水之物也。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用東方之火。故日鱗獸之火(春通)爨養生。故火皆用其生。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樸素。故行省薄純儉(春通)冬夏藏行兩反陰陽之交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爲四時之末。歲之將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

朱長春評百取五白圭二十一之說當時何以修內政德九合共同盟忘虛言

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恡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恡。故曰解固〔春通〕通子復坎。則知異出入解固之道。審取于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春通〕九會相次從敘。北方。歲終之政也。月令飭國典。來歲之宜。故舉九令詳申之。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

耶如曰竟煮海輕重賦不藉于農又必設法以上為市則一國之小其厲甚于漢武之鹽鐵遠矣且諸不帶海之國何以令

量一稱數。皆同也。稱，斤兩。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修澤梁。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請四輔。四輔，卽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敎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春通冬時之終。四義，四時令之行。合

朱養純評：九會俱是申命至請事受變諸例則習命矣

義也。官四體。亦是四官四岳。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爲幣禮。九會大命焉。（春通）以上申命。以出下習命。受變等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續拔）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

姚樞評政有所奉將有所制觀圖中圖外自見

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爲置廷館。毋來於此以安之。〔春通〕廷安。塞上之官。如漢都護取安邊廷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春通〕上五圖。治內政典也。下五圖。治外軍略也。政以皇極爲主。兵以中權爲鈐。四方之政。奉於帝德。四部之將。制于中行。故圖中言神。不及事。圖外言事。則有司存。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春通〕時因。因時列事。下時分以時施舍。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幾。察也。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妄。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春通〕凡分予急

郭正域評：計神無象，方能制衆勝。

朱長春評：其靜如山。爲將先治心，故皆定勝。

時毋緩，不必敵物。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審定者勝。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與有功，能審定者勝。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

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為用。交物貿易因方。則器械備。交貿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具。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之本。則士不苟且。新語。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春通。聽於鈔以下。皆言將心兵機。微乎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言非微矣。況其神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鬼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濬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寶也。立於

楊慎評各語之妙。皆係于一字。無此一字。卽同腐爛。其法頗通于作詩

趙用賢評砂
夕起雪晨飛

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續按〕別本註立謀能有實效。不使衰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定故欲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歡我如椒蘭。誰能敵之。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春通〕曠日持久兵老城下待也。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定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數也。當為句。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也

梅士享評此段同前七法篇

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春通〕中圖中軍也大將居之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釱其行刑戮則於初旱夜晝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離害而無禁釱或爲鈸〔積拔〕釱鉗械人足也恐當作鞞釱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教法敵不能知也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著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發出敵不意經不知故

梅士享評此段詞頗同後兵法篇

楊慥評操勝漸強則速禍愈促

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亾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春通〕不恤死。無以勸生者之死。故不修厲祀。以恤財而軍亡。財乃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春通〕左肱右掖前矛後勁。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兵法陣法。不外于此。左前主進取勝敵。右後主厚集持守。一陽節。一陰節。通于陰陽。則知其所居矣。旗物

梅士享評士疲君驕等論同後兵法篇

朱養和評靈緒噴泊

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按〕一之解見兵法此註非〔績〕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積衆勝至焉爲句可以爲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春通〕無不勝一戎而有天下也故曰次一之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昧斷絕而戮之也始乎

梅士享評始乎無端以下同後兵法篇

程敏政評着道養德是和合之原

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續按）鄉嚮同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爲事（續按）兵法作和合故能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則習乃輯聲之誤後倣此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祭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

朱養純評兵以毒天下而曰至善正立義實德之謂

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人若桀紂之人比屋可誅也春通不仁之君毒人爲人而罰其君非富天下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强勝之心可以焚灼于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爲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

郭正域評羅紋曲盡

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續按）別本說緩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悋執。愼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春（通）兵法。陰陽之義也。陽節制人。陰節自制。制爲不可勝。而待人能勝。故東南言決勝。西北言守勝合後。合于中軍之後也。與前矛兩翼巽故言多善尼之務。爲中堅之輔。

朱長春評幼官文奇而語叢冗不可解者名數或別有闕文可解者于五方分係政典事權多駁于理未見其于時憲確有合也意擬者萃集附會不如月令遠矣

又評五圖五方五令按德運行理攝本治身之精條爲國之緒夏正之演呂覽之宗其原出于周易猶五帝來先後天奉若之道官正之本也其說要會于法天法道濤靜因應故管子列于道家或有本論惜其事政配屬紛襍不大合耳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中方副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南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北方本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 績按前作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五和

沈鼎新評前五圖先總言外後總言中此五圖一言外隨言中故分本副而全文則無異矣

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强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

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
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
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
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
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
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
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强弱之應八
存亾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
財勸勉以遷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

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也○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

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

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小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

周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
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
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
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
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
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
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

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亾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

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此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乘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績按前作十二始節賦事無前第二字）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于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劒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隂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隂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别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

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

而朝習命二年三鄉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

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

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井方方外

右井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版榜評聖王嘉世功名俱得人來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

沈鼎新評以政利人便得人挈領振裘以下語遒氣渾藻色如畫

黃震評古宕天特

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敎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續按惡

下字更奇

妙語

柯潛評描寫不能爲政慘然似秋

(飲食。故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續按〕當作殘苛乃字之誤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伏匿悖戾。)而不聽從。(覆察也。鷙擬也。上既賊苛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鷙勑吏反。)

蘇軾評結穴勁

沈鼎新評合利養寬救振窮方見德有六興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蓺。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將送貨財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者疏

劉績評從德綰到義法脈緊頓

決之令通。潘。音飜。列子水之溢洄曰飜。〔續按〕潰泥滯。泥塗爲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瀆有遏塞者。愼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寛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賑罷露。疾憊裸露者。有以賑救之。資乏絶。此謂賑其窮。上之五者。所以賑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旣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

宋養純評：方是箇體，上結言得欲，此結言調和

黃震評：義禮聯絡

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悋也。既細又悋。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音莫江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

葉水心評八禮仍不離義故曰各得

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平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寛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為人夫者敦懞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

朱養和評禮與務相映帶

不問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

曾彥評務權文相映帶

姚樞評强至動天下權何等重

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

沈鼎新評刑用于五經說布之后而仁義其要直洞治源

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字新）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

程敏政評富治親三者又本仁義

李泌評仁義斷無侈靡故利民行政

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墻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賜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强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無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

擴軾評飢寒生于淫侈惟節儉斯能成五經以得人

張榜評佳得斬然

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博帶以就狹也。梨剗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爲絲色。刻鏤削。削刻鏤爲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爲純緩。梨刋也。謂刋落。列裂同決之也。刻鏤刻去其鏤飾之器也。削雕削毀其雕巧之具也。琢采琢磨也。采色之物則磨而滅之也。數者皆去奢就儉之事。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征賦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朱長春評。五輔修條大榦。廣川衍隰之文。與權修是一家手。小漫更靡。先秦多如此。此與荀子體肖

相類荀稍加刻飾徒以民知。未知五轉法。如兒學語。彌見優孟。○大較外言以下。贋冉過半。其文龐雜。節體之古近。文之精疎。義之瑜纇。居然可辨。多著書者。託爲重言。或別有世本采人。務借行以侈其富。吾所信仲經言。其他武成之策而已。

梅士亨評。此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四句。一篇之綱。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爲五輔。五輔者。治國之經也。五經既布。然後有刑死以儆其不然。而終之以仁義其要也。仁義之君必節儉。故民利政行而教可與

管子卷第三終

張榜評題奇格奇文亦奇名言如屑世宙大觀

管子卷第四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旣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此第三舉目。房註第三舉目。終于冬處陽。非也。案後

解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引微子不與紂之難後世不絕下接云故曰大賢之德長可見此句屬上文無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舉目第四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舉目第五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舉目第六毋訪于佞毋蓄於諂毋育於凶毋監於讒不正廣其荒舉目第七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舉目第八讃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舉目第九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舉目第十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舉目第十一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續按舉目當在此第十二可正而視



楊愼評極奇麗馳騁而古質捐然莊生淮南之閒子家之神器也

梅士亨評音出下虛無爲者君道也故音屬君味調于實有爲者臣道也故味屬臣

沈鼎新評意調味和君臣妙于出任

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㨾宅耕反擿丁歷反擋丁用反則擊。（績按）第十二舉目當在此此下自為解。

管子之最奇者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舉目第十三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眷通）天秉陽積氣地秉陰積形五音主氣屬陽五味出形屬陰君天道也臣地道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喩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

楊慎評夫婦和勉鹽梅之象也亦君海內象賓

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齋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春演）甚哉名利之熏人毒也熏不其有而欲有有不其爭而必爭爭不其妒而入妒至妒而黨樹戎與兵鬬于朝堂而禍流于國矣向之任力忠事未嘗不始于善而歸之大不善也竟亦何有哉後世無能臣以妒臣唐虞無妒臣故盡能臣善乎曰夫婦和勉魚貫螽斯之賢士也而女不若乎同心在臭視國如家吾且樊姬邇能為傅說故曰五味不同

朱長春評語至風流生養始于君臣有當于音味有辨

梅士享評無之所披曰風有之所郊曰養

李泌評惟博故備惟不失故無遺

物而能和。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

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亾。君臣

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春通〕上德不德。君臣音味。凡以

調天下。吾何有焉。故曰無獨與。無私無爭。無有不德也。不德有德。有德德幾何矣。天下之患禍。君臣之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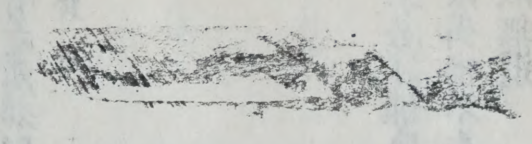
皆出于自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

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准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

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沈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

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鉤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

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鷄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春通〕制舉。總承。即下章道明法民與



楊慎評不宼不塞皆行也宼大則儻入而不能行塞則不入履自憲迹求卽不

善也。與善。則撥爲正。險爲平。枉出直。于是博
不失。而能無遺矣。是以禹立三年。天下盡仁。國猶是
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亾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
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
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
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
人之與善。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
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春
通〕成軸。猶成憲。備成法以善理。如備成器以裕用。減
溜大成。環畢備得。取畜待於此。故曰物至
而對形。曲均存矣。其要莞於時德合符。夫成軸之
多也。其處大也不宼。其入小也不塞宼。窮也。大軸用
大處。小用小處
因物施宜。故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
恩之所生。憲。法也。是
有大小也。

可大較之道誰求行者而往若流水是謂多備

穎軾評君恩法天地

……而可厲法厲法可得施以恩驅善

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馬有不適善故無不適

也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之。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爲善者。輕順人

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春通)僊者。

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常而變。變而通。通而復

常。奚乏。故論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爲規矩也。天清陽無計量地

化生。無法。崖。濟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

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廣厚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

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

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

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

張榜評老子之安平泰管子之徧環畢語正相似

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卽必當陰備待之。不可告戒於彼也。(春通)是非先定。交而必信。此規軸之憲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躓必覆矣。故曰。將卒而不戒。故無規不可以摹士。故無備不足以應卒。至于應卒而備也。僊也無乏之矣。

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

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旣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旣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春通)曰成軸曰迹憲。曰適善。曰諭教。曰消化。曰備得。善哉王政之敬敷乎。良帥不良。直使枉直。治道固民之準繩。未有越馬者。故曰聖君賢佐之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

制樂也。一條通爲融教。

朱長春評文采瑰奇陸離春秋之質古戰國之標會合體雜流稷下來希見此文字

獲作矩矱。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

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弋反濡。浧濡猶言滑滯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

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也。侔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

朱養純評說
賢人避亂本
心

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非爲畏死而不忠也。世。更招刑譴。何榮之可得哉。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刑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爲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春通）君殺諫臣。則嚴過。臣死諫則害生。上下傷。不利彌甚。退害爲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爲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春通）隱居獨善。好學不勌。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舍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藉。所以俟亂世清明。俟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

之德長合宜提在上節

張榜評管子之文各篇各出一格尤奇者四稱七主問山王及此篇

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瑒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語俱奇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豊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閒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



沈鼎新評　無怨無言無謀渾然人我觸目俱清涼世界

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春演）名者。實之賓也。賓主內外不相能。故貪狗財烈狗名。從其相爲。則不相怨。相怨則絕相交。如晝之與夜。寒之與暑。陰之與陽。孰得而兩守之哉。兩守之計。生于大奸雄。僞君子。欲用其惠。知欺天下以懷兩利。而不自知大盜之久爲邏者迹也。以惠而成不惠者也。自謂榮辱及之。自謂巧拙失之。自謂安危蹈之。唯大惠能取一。唯取一能安無憂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

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爲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沒法也（春通）怨毒于人甚矣哉。舉世沒而不出。匿友亦沒也。唯無怨一言。爲大海津梁。津梁濟沒法也。

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

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傷身也

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

既欲其事。方始圖之

葉水心評淵默二義味自玄

至。故曰災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晤。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

周元會評私欺傷失爲害甚巨

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

孔穎逵評旁行不流

楊愼評此管子自道也逵則適解則𢢽

賭堤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

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春通唯虛不自良乃鳥飛而準繩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飛鳥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准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躓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讓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未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

宋養和評先帝常義語斌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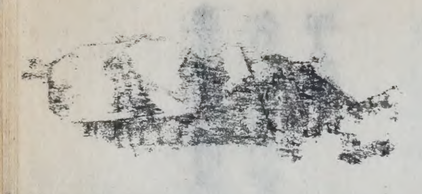
沈維垣評技反爲苛殊可戒

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治也。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擧。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績按〕告當作吉。對下凶字。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使苛〔春通〕謬過昏憂。焦思慮煩。聰明而不恢。則才技反妄爲虐。曰使苛。使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迺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歛于百

劉勰評朴至兼以麗澤

黃震評毋邇且求法語名通

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亾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亾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巳以賢自許以爲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士旣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亾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



郭正域評天地人不一故不專一物而通乎道

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聖人由此知

曾彥評博與名正是不官守物

宋長春評此時輙有賦語其駢人後之筆耶

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春通〕月令旦中昏中。日昏辰半星。辰序各司。是星紀。十二司。十二月也）故曰天不一時（此以土。各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爲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瀷湊漏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泉逾而前。瀷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旣停薄。隨至而泄。雖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

程敏政評 又舉天地人不一處

何俊良評語 奧勁獨道

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爲響。擿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含響。應擊而

趙用賢評：天地原無偏私

朱養和評：天地能包絡萬物，而宙合又包絡天地，但

鳴者也。桴，鼓枹也。𪭢擋，鼓聲，猶鏜鞈也。言鼓之有𪭢擋之聲，由枹有以擊之也。言苟有唱之

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爲響，象天地應德爲否泰也。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敎以先天地行善。故橐天地也。有，又也。天地苴子餘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爲橐也。宙合之意，上

朱長春評上春秋下秦漢經不見此文字奇觀古物

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爲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績接〕山乃止字誤〔春通〕此以止解時好奇如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槖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春通〕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

詮正評應無方妙在無妄

有應當。句 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春通以本無妄。而應無方。故不失而應當。非應之當。所以應當也。本也。流潔本于原澄。響善本于聲平。論曰君子務本。本錯而無不至之變。無以應。則樹棘而求蔭。還矩而求方。冥行而求直。前之也。反本之不暇。奚于忿忿者不足以合一人。反而正本。足合宇宙。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責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朱長春評。先立綱為經。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有意故為之。如漢武通天望仙。金莖栢梁。窮奇材。極巧工。望之雲構天成。要終與三山五城自別。乃南華深遠矣。僊哉此。營營耶。幻幻耶。人耶。鬼耶。梅士享評。此篇自為經傳。語多深辟。不自解。人必不能解。解終不解。頗涉于恠。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

其用若樞

故曰樞言。

外言三

楊士亨評二語前此無人能道可開萬古羣蒙可牖斯民耳目

朱養純評有氣以生須有名以治極秘奥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也。以斷。云爲莫大焉。故謂之道。

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

蒯潛評三者以慎不慎分尊卑輕重

姚樞評重寶器所以居重馭輕

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以後皆治樞也故曰樞言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為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春通喜怒哀樂。生于陰陽。

楊慎評世主以珠玉爲寶器此死物也惟如上所云乃生而不死者立而不立句與上句對伏面目署于下此章法之妙也

朱養和評師時指甚新

山二生四也。人含陰陽以生。離則死。四喜也者怒也情用而不用故曰立而不立。賢者寶之。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春通〕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惡矣。上德爲之。而無以爲。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足〔續按〕言廣人民也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奮勇。衰主積于貴人。蓋其驕〔續〕〔按〕多貴寵亾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强之强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

李泌評制人不爲人制此謂善制

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人衆兵强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愛益也。[春][通]後起者勝。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爲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戾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

張榜評龍蛇五也豈如蛇蚹蜩翼之露且滯哉

沈鼎新評先王自有束紐若憑貨地便非心親

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則周也周者不出于戶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也。春通一龍一蛇。以衆少喻多所驚

一日五化。周應而無窮。故無過二。一以貫之也。不化則一者過。過之時即二矣。不遠復不貳過。義政如是。○一日五化。五行之運。化而相生。終而復始則五復歸于一。一乃能化五一日而五序周。天道人道君道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得而解結紐則絕。有紐故可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疏。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改也。改爲分別。

蘇軾評能夏月造氷

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威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

為之也。先王有所出為。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聽。苟非

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聽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

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

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

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贈也。

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

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

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

姚椒評結在誠信

張榜評坦坦之功戔戔之言嘵嘵之德僥中之皎皎鉄中之錚錚者爲之

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春通〕貴極如亢宗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

朱長春評動作無識卒來必備機心耶神明先覺不爾

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

楊慎評充字刱獲

葉水心評陰陽貴善用

張嵲評憎始怨本關紐極微

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亾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

無親矣凡國之亾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亾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

楊愼評六殆如芒刺背

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
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

郭正域評損益語典型不刊

貴名先王取天下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
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
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
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
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
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
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

朱養純評閱世名言爲臣子砭石

張榜評觀欹器以宅虛概何從加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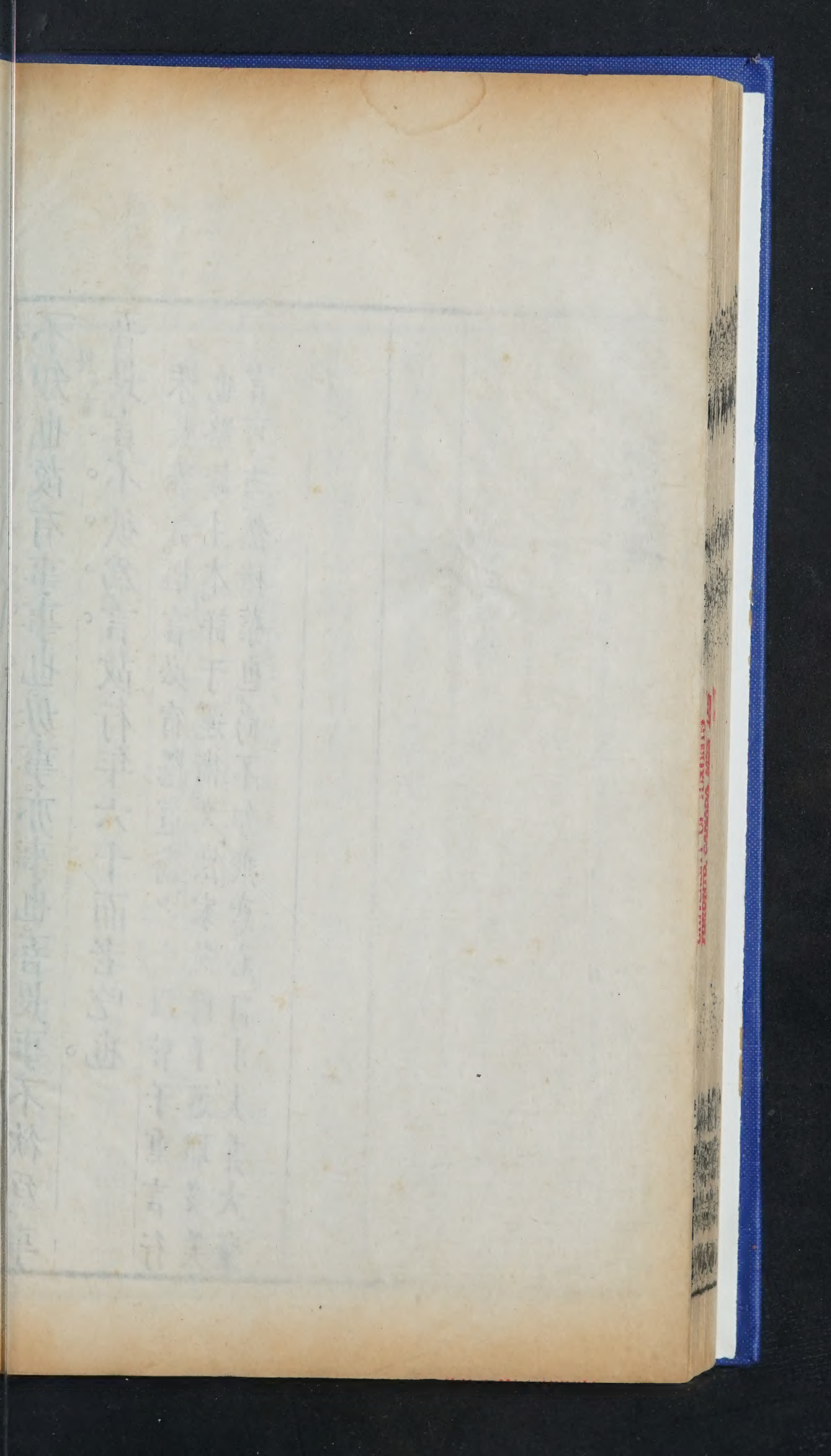
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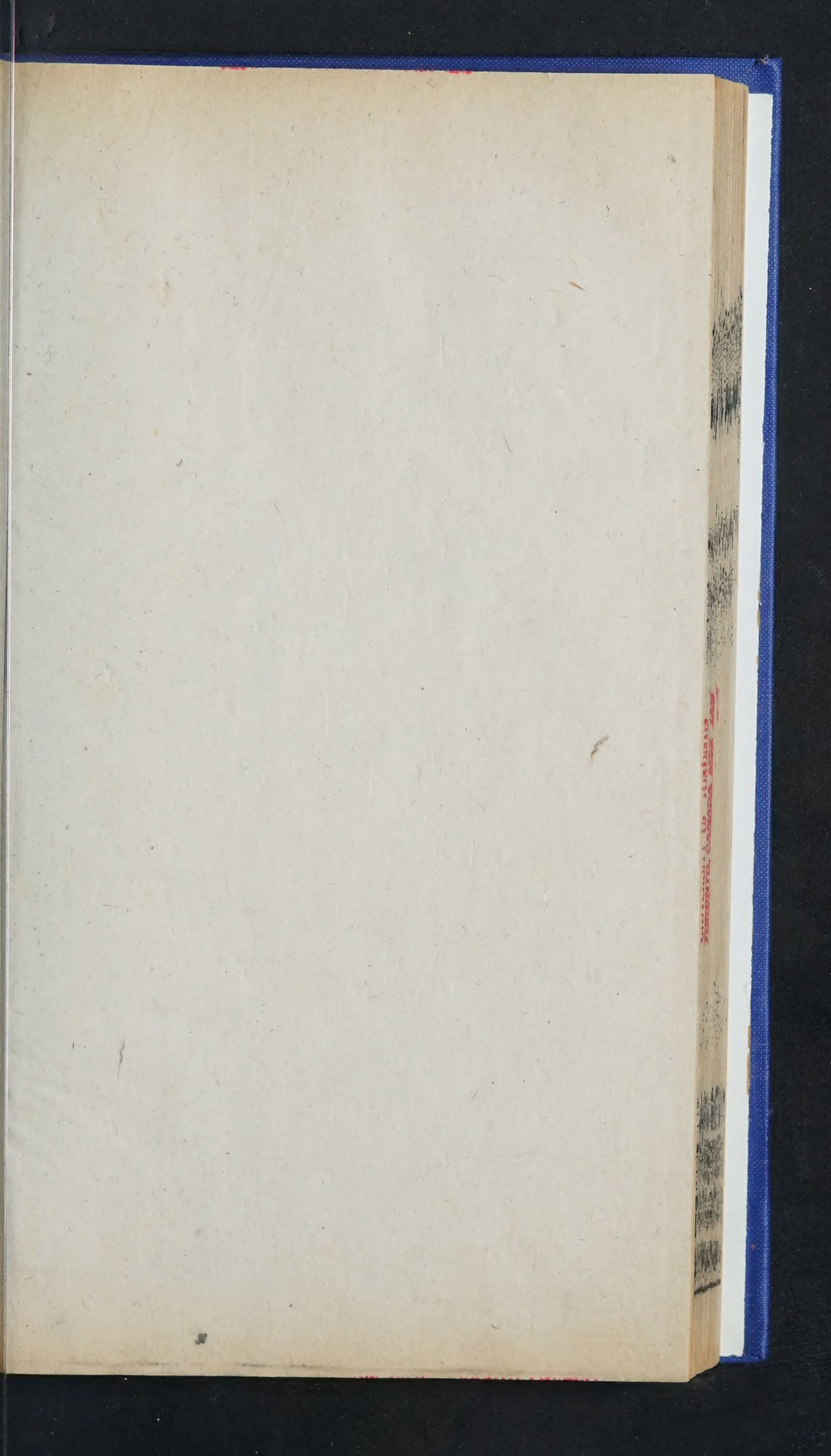
語足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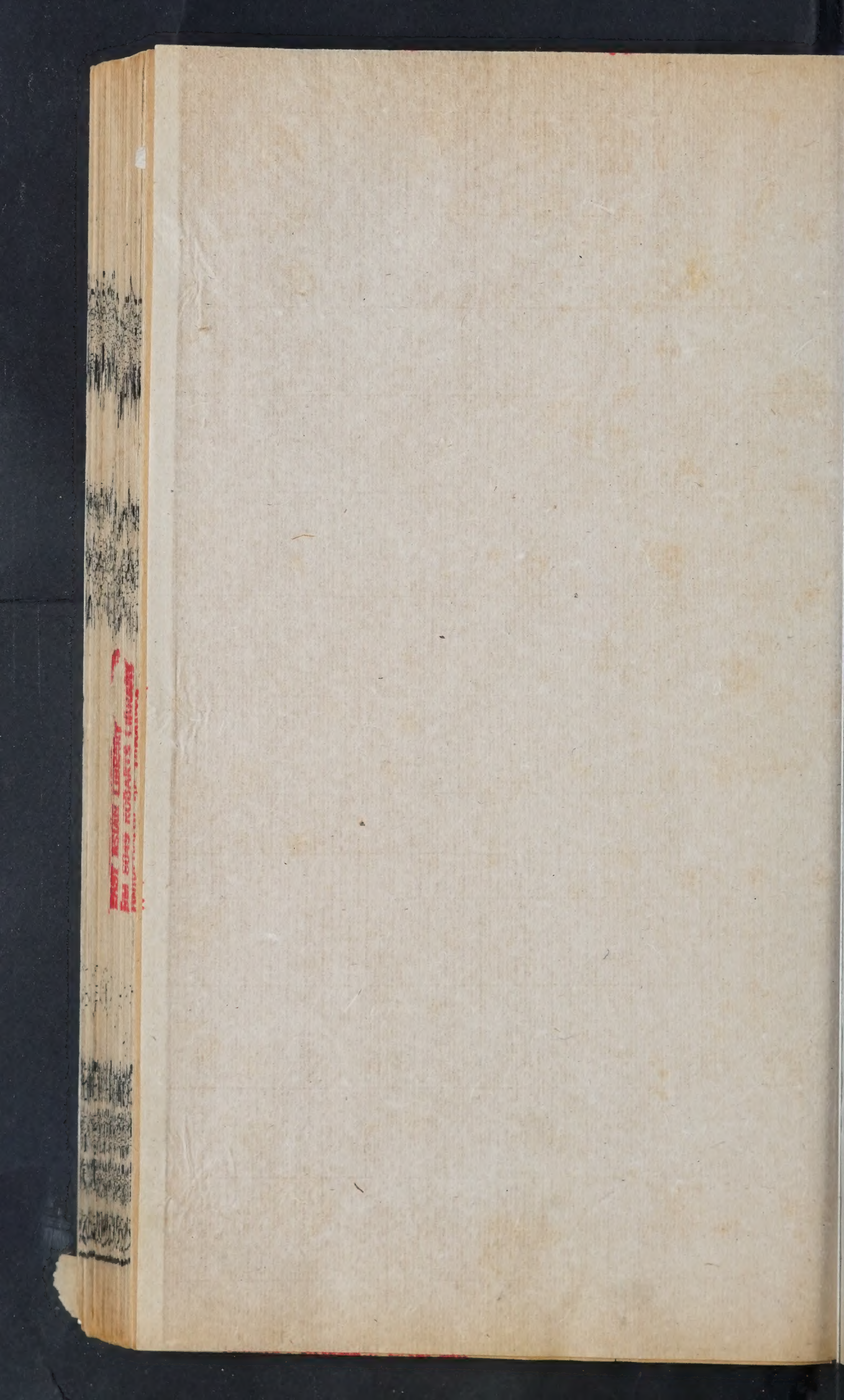
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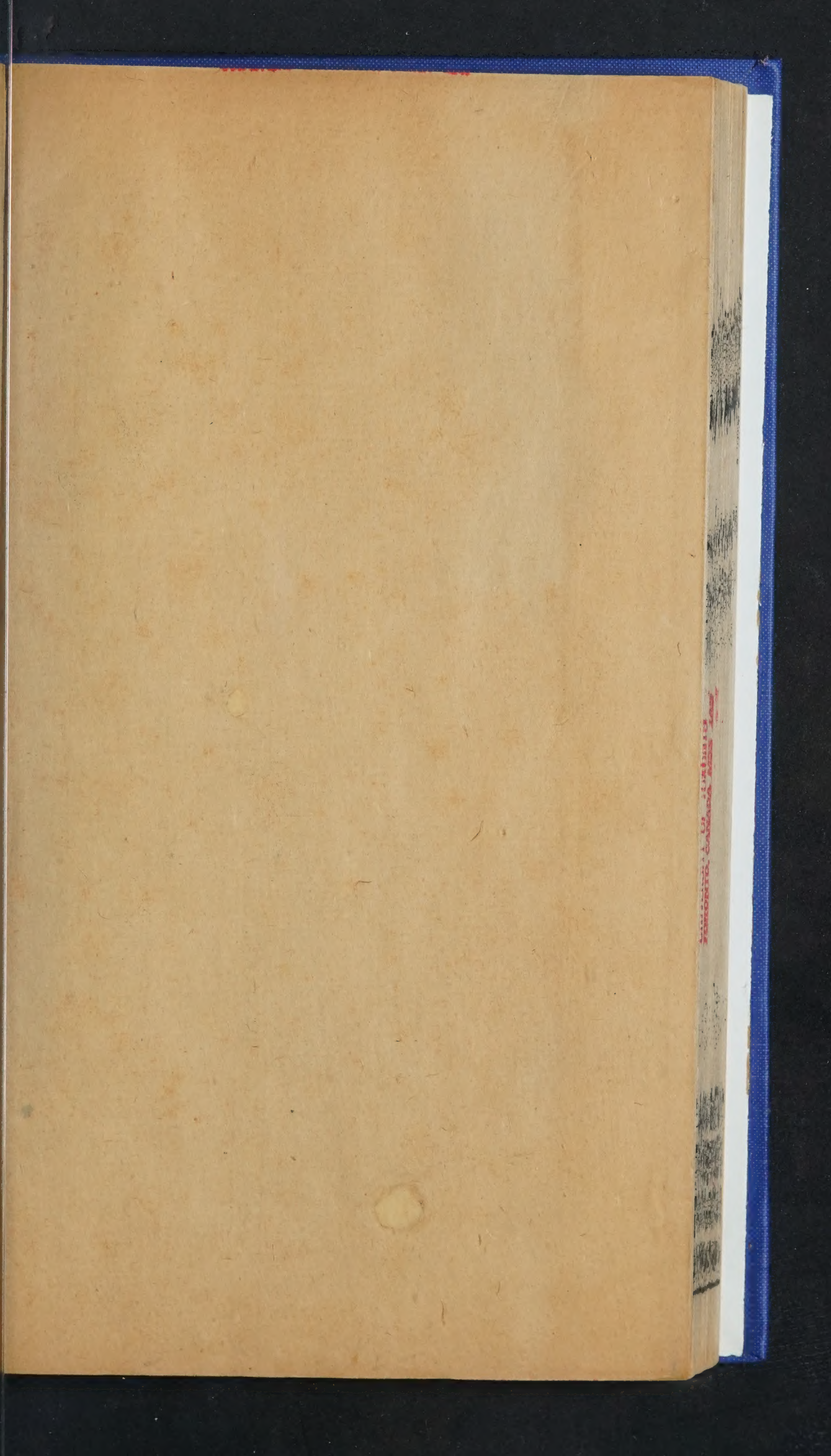
朱長春評。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强柎于道耶多美言可市。然楮葉也。尚不如飛鳶心討小夫非大豪

管子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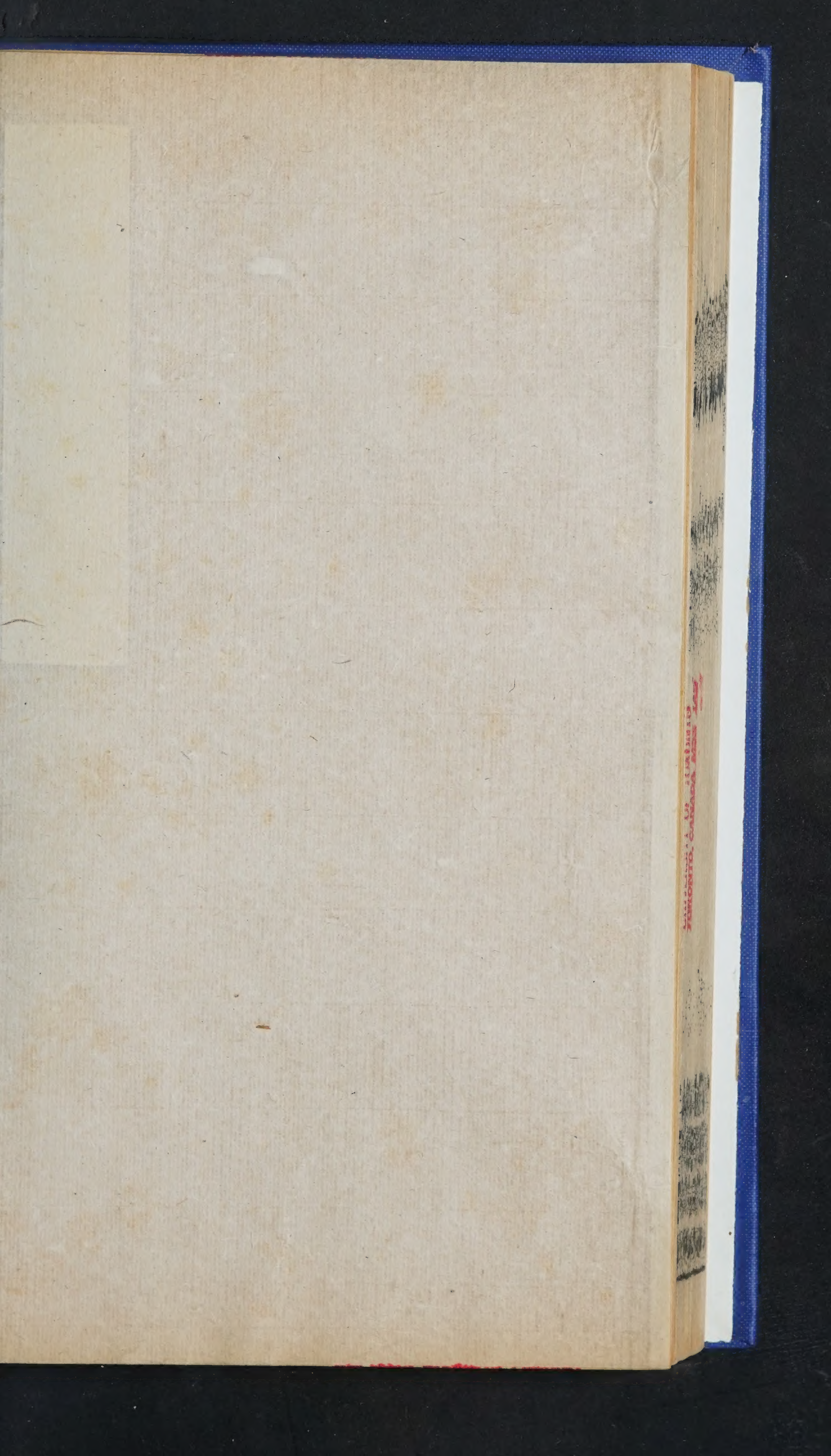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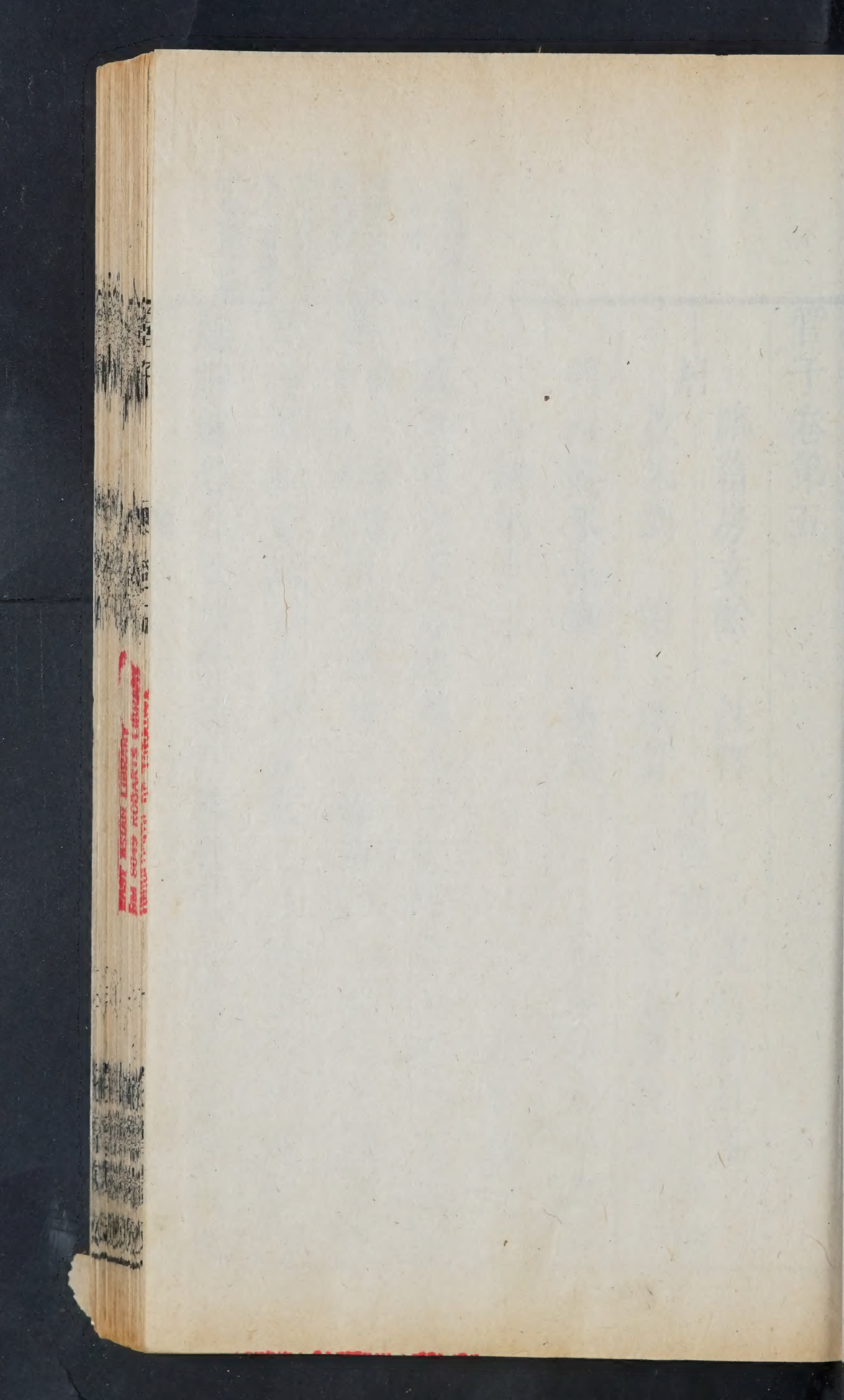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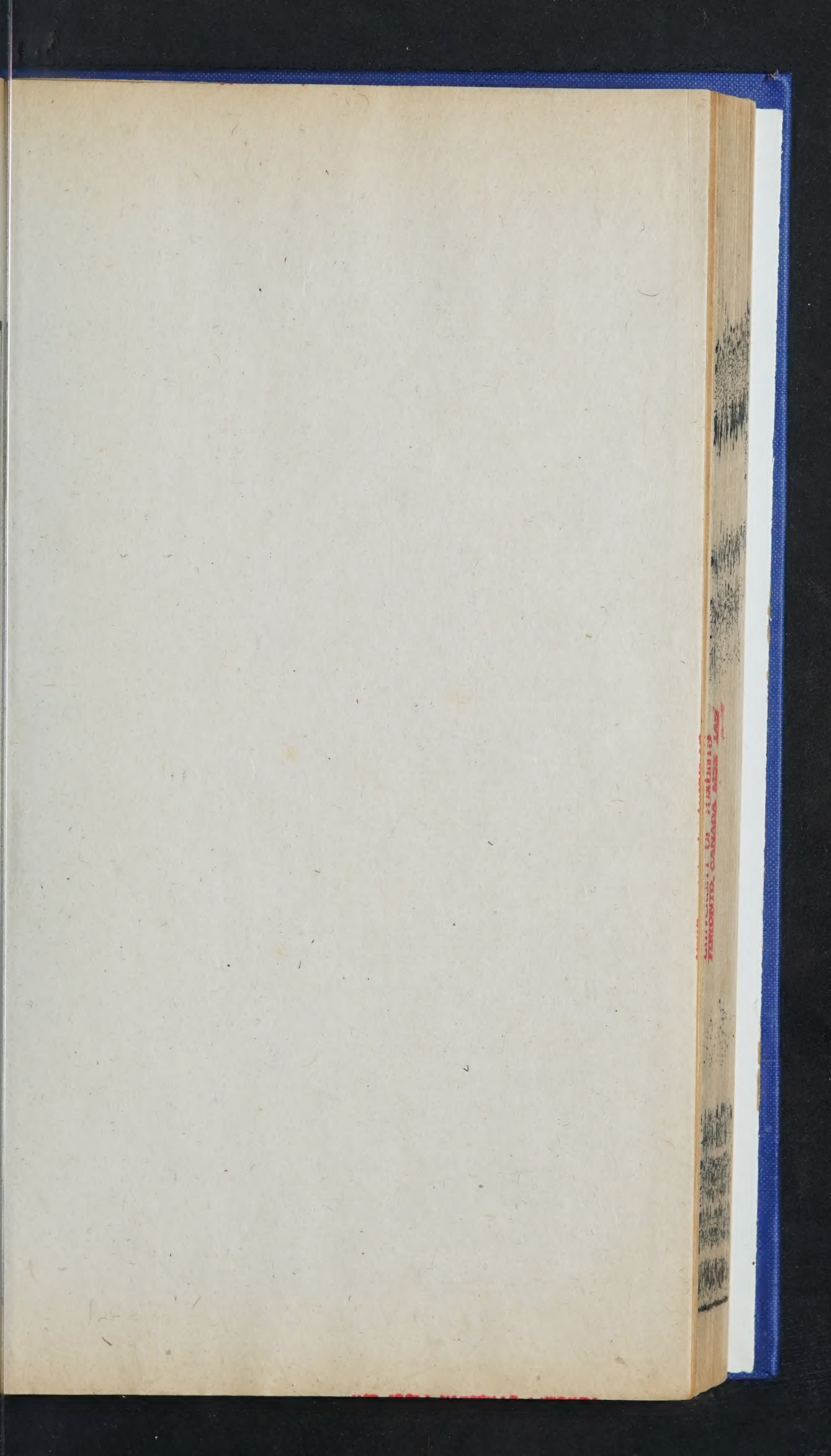












楊愼評觀玉者厚薄寸方暴隅色澤瑕素光黯不欺以長故能定玉之價此文之觀國亦然

管子卷第五

唐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也。闔，扉。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

楊上亭評八觀玄言如眉真有國之龜鑑也

何良俊評化非過以歸端直依然性體

閭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是以民

岳正評此觀言國飢飽

沈鼎新評不務耕耘則國飢而君上寄之廣寄之一字甚危

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以上總大意下分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眾也以人眾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岳正評此觀言國貧富

蘇軾評貨宜通不宜閉是謂富門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

陸正評此觀言國侈儉

柯游評一侈生許多弊端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氓家謂民家）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

齊正評此觀言國虛實

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後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績按〕方。一本作百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朱養純評嗇利重賦成何國積安得不凶

楊愼評此一段自是管子[illegible]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亾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亾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北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法師。

奇 奇妙

瞿敬政評：廢法以斂稅，其害如此

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績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違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稼亾三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亾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績按〕別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不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春通〕師三年不解。比于小凶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

胡瑗評以時禁發便於農事無妨

劉緦評宮室力必先惜財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

佳語

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矣故曰臺榭相望

郭正域評照應上意毋之頭子

岳正評此觀言國治亂

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亾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

沈鼎新評：毋自勝正與生極切通患

孔穎達評：悍激濤飛

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婬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婬非者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無士舍（士。謂里尉。毋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毋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亾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

岳正評此觀言國强弱

柯潛評功多而賞薄則各私其力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

朱養和評說到以情僞示敵弱何可言

岳正評此觀言惠行不行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

變文

沈鼎新評備列弱破亡滅之形令人神悵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虛立也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畝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臨川評此觀言國存亡

張嵲評流星飛兕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續按〕一本作公道。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巳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巳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

張榜評萬仞飛泉注此一壑

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朱長春評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爲之其說計察其文刻覈致無深遠者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國尤奇宕神王

張榜評縣玩之雄偉峻整細繹之縱横錯落如河決如珠連如飄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而其中龍虎風雲離跂幻恠不可端倪此等文置之案頭日讀千過豈有能厭哉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沈鼎新評：惟賢智能踰法，而領袖民以守法者，責在士大夫，故禁制倍嚴。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爲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續按）藏於官，謂收於君府。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與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

沈維垣評列分之病安得不私偷成亂

李泌評皆從君失其德來

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續按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並陳法。上與制法君並操權。而分其半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耻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

張榜評萬心一心語略轉換便新翠

黃震評權重循利遂成黨私

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

（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饑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績按別本注。王官既私君事去矣。）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

朱養和評私行最能釀害

姚樞評愈說愈痛切

官爲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爲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己勞爲國舉賢恃之以爲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成重。〔春通〕利市交。而漁分輕飲。下以進卷。此剝民。下附民相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

沈鼎新評深揭求譽倫亾市上恃威處語更刱唊

楊愼評三鐵彈而三窟成此事若見壺士沈急耳

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天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壺士以爲亾資，修田以爲亾本，每以壺飧濟士，以爲亾去之資，若趙孟之爲。又修營田業，以爲亾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頑。則私養其士，雖以亾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何俊良評飾小言大遠交假爵等事更剴至

節以示民釣虛譽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傳類隱行辟倚倚依也。隱僻其行以避所依也。(積按)隱即索隱也。辟倚。皆邪不正。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民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爲言譽。以爲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也。錯置聖王之禁也。守委閑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閑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

楊愼評數言說千古蔽臣若揭金鏡

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朋黨有惡相爲隱蔽用此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春通結儲君援隣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楊忱評：利害無使若

朱養純評：歸到仁恥是眞龐六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尋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安。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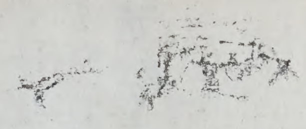
朱長春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覽。哀世之象。往往龐雜煩碎。音氣下殺。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梅士享評賞行令而原於令不虛行令行則國富兵强而動以危亡爲戒保有之謨不以六攻毀三器令之勝近也非以爲并兼攘奪正天下之規也此之謂王道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

鍾水心評廣列令不行之弊



恣於已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 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彊則上危也 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 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 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爲邪途上教之然也 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沈鼎新評重器在令下渝令則途邪而開之實自上

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春通〕承上五將以之途。君出令。不守於一道。下渝令而邪衢於五途。途由於民。而衢開於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爲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穉。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程敏政評數逆便不經

曾彥評三經典與精核廟堂鴻議

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亡人皆當效死今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諂事便辟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蘇軾評復細
陳三經評酷烈

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授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蓺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

楊慎評一篇重令警策在此無民用無兵勝國何以重而握在三經制人與受制轉機了然重器之義盡矣文有筋脉於此可尋

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名言

郭正域評令不行就民兵說至伯王語語鞭策

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

劉總評天道人心渾然宣暢

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諸侯征伐有自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亾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亾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日中則昃則反於上盛則衰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謙驕則緩怠

〔春演〕天道人心相應恒象有人而回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何平而不陂。否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無盛。人驕者盛。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競競惕惕以危盛寶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瞰。瞷

郭正域評驕緩中于內外

柯潛評器不可毀

未即禍也。瞯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於驕。而守於啇。故曰。啇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沈鼎新評如此六攻寧不敗三器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續按)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亾也。(續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亾。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

張嵲評　呼吸通帝座

朱養和評　器不愛攻戰守自得力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

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楊愼評。重令條達之文。以五死絕五衢。去四道而正三經。則民用得。兵勝。握。伯王可成。然須謹於天道人心之間。令挾氣意。以行數變所生。不可不知也。不然。則攻器者進。三器一器也文無奇麗實管子要書。

朱長春評。周文之弊。利巧不懃。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虛。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反人拙矣。亦文心無懃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管子卷五終

管子卷第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朱長春評段落語句時佳可以山采不可田穫

張榜評雖截然四段意脈氣勢自是相映發

（從容而下）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

沈鼎新評：法法從君身之始，則上令共而下情通，皆由此

程敏政評：主孤臣黨，成何世界

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爲殆。可爲而不爲。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

小收。既然另起一勢

張榜評撥轉筆頭便已收住

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小收。君不密之過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卽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

又另起

又另起

葉水心評節三欲以安位挈領語

楊愼評法令㝡嫌于多

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

劉績評誅條甚悉又引以繩墨故服

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日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春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爲貴也。）國毋怪嚴（詭行自亢。）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岳正評況字以下又轉一意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鬭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養純評害小而利大但恐人不知耳

蘇軾評不求美觀意甚穆沕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君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佚也。毋赦者痤徂禾切癤也。雎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續按〕雎恐疽。或癰字。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春演〕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爲修何爲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儉。又曰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illegible]也。〕雖有過亦不甚矣。

張嵲評曲盡儉意

李泌評妄予妄誅是生亂亂賊非法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朱長春評文與墨子近長條蔓葉牽纏而下于戰國又爲末波矣退之認錯作祖故反文而文亡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敎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已用也使民

[illegible]令漸廢則民漸弛故以法令愛人則人可用

衆爲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爲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

姚樞評用民至此極恐亦是懾讋之術

沈維垣評下傚上因釀害不淺



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以法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續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爲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故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句法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

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

梅士享評力不轉死不愛何以得此于民

（績按）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内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

楊慎評無人與之小大君臣自與也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亾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亾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



柯潛評失令則君獨而利害蔑

者必王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令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

朱長春評主運危言政可與四目四聰四門對看展座

張榜評透入人情而辨才足以發之

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楊愼評內隔外隔中隔文理轉展反側

沈鼎新評令卽其勢勢爲人主之神語云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寧不落阻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

一語醒人多少

何俊良評命以正定方謂之令

孔穎達評言辨而行難皆裂規刓矩

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

朱長春評當時名法家指一而塗殊各自立說參差同異故竝收之其起議轉入紆曲可尋𠍽亦彊詞耳君天所樹也上下注剛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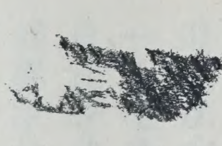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續按〕倍古背字同。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續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下貧

獨在司命之權乎權必以道行權術則求矣

貧人亦可。使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

曾彥評蔽壅牽瑕洞析令源

朱養和評失令又歸到用人



趙用賢評法自治儀自正

相間故曰瑕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

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春通道以物物。道集虛而一貫。務物者。博溺心。文滅質。求滿而反得損也。非我制物。而物爲制也。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黄震詆忘名忘功則不滿矜

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禀。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效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

蘇軾評引援古有波瀾

朱養純評世無四語精奥

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陶爲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李同理。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

楊慎評：知不廢又忌其當廢，欲廢之又忌其不廢，皆為仁所惑也

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卽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竝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春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廢為佳兵。欲廢其不廢為忘戰。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湯佐評猛弱情非中正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川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爲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亾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亾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爲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

誅難爲誅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
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
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
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
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朱長春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大斯弛也
斯漫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
雄割分毒乳體且不屬而土體又可知矣運之極
也故文亦似其運末大而脉不落膚溢而薾不收
華寬而骨不舉形皐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下病
皆所謂不二不遒腫排肆膚肉食而中行者邪病

久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騷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丑曼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巳薄嗚呼時也

梅士亨評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亂法而赦則惠窮于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劫于臣而無與通下情者皆不知爲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失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爲方圓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爲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具于法法之先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

楊慎評管子之意是言兵未離道德要人上會

沈鼎新評用兵反致四禍則兵權不可不知

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為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

程徵政評四者全由有數理來

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金正評有制之兵先為可勝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見凌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産〔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産〕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垂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春通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所謂危危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乘瑕唯堅韜隙未瑕而乘精亦傾未隙而韜堅亦毀〕

兩者令。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

曰致遠以數。縱强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

葉水心評治兵法莫先于三官

張嵲評五教以作民勇

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令之倣裝也。（春通）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任將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宋養和評無端窮正由分而合兵法之神處

楊愼評與篇首兵非備道至德似悟而合使兵離道德而有用則道不備德不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春演初舉察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復合也。道無不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粗者分。其精者合。[illegible]

至備于道故非備運于德故非至始乎無端即觀天道卒乎無窮即執天行三官五教九章即時物文理與黃帝之旨何遠得其妙而忘乎兵帝王伯之運途也

楊慎評中處即處乎無端

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爲言也。一粗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則一者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亾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不

無窮之中敵不見之乃曰無敵一形乎彼已則有敵矣

曾彥評專一句扼要

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續〕拔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行不留謂法行彼四方皆遵之不敢留難）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定。則傷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春通〕入道之言一則神定則慧陣勢變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將心定于太山）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之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而為巳用）凌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歷謂遠歷而度）徑於絕地攻於恃固。（〔春通〕陵山歷水越王八千之君子也可絕不蹙可固

楊愼評。獨出獨入者。將心也。寶者。三軍之精志也。將提精志以出人。故獨而不獨。獨則孰止之。俱則孰止。見則孰斂之。

李泌評。惟神故獨出獨入。

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之法。靜如山。徑絕攻。固不疑不匱之效。動如風。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巢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玉。必遝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續按〕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倣此〔春通〕雖獨入。與衆俱入。寶不必改實。寶言貴也。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春通〕不神之所以爲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衆爲用之公。在不自用之虛。在不先爲用之無無無而無意無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無而有我。不知出入。人安意吾出入。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神〔春通〕莫能止。以吾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不意。率然而來。率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疑。畜之以

姚樞評仍合到道德

楊愼評無大

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春通〕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爲獨神此以畜和養合因之爲衆强獨神妙于中權衆和强勇于進鬭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韜鈐一等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勝破大勝强一之至也不以勝爲勝故能破大勝强也亂

以勝強我不立勝而破其勝一之至也

朱養純評道原乎一皇之明一正明此

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詐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爲本故能終至此道〔舂通〕一道之元也明一者王則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其炎一之一以御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失其不戰也曰至曰實曰原曰終一之變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盡于無無一之元也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續按〕致中致也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

孔穎達評可見利適用敵所不可緩

盡敎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敎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爲敵所傷也。〔春通〕我出敵不知其所入。我入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搏景。擊無所獲〔春通〕不測我之實則據虛。不見我之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

楊士亨評成化歸之無正神之不測

計可以爲。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貫通無不可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神之用乎。如天之行。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而萬物成矣。化矣。道之謂貫通無設無形無爲。結上無名。之至。盡神乃謂道。

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爲變化者也。故若亾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貫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得窺之。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借于威。而非威也。

程敏政評道。借威而威非道。

朱長春評。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此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兵從一。而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之分也。寃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其權秘。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教士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抑討倪鳴夷之流。託爲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豎子孽。遂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

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又可爲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虎。芻之狗也。予故曰兵本。

梅士亭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宮。彼錯見。刪之不成段。此合見。刪之不成文。皆篇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妨各會其意。

管子卷第六終

張榜評三匡及伯形皆後人追敘者然其文高古奇絕幾幾乎拔敬仲之逸駕然者

管子卷第七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白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

趙用賢評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文

程敏政評讓事廣間便非忠

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續按〕言君知已不肖使傳小白。于次小白不得立。是君有意棄我。故我不出。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續按〕言子固辭傳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傅矣。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文。古。義。正。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續按〕此言三人于齊猶鼎足俱

揚愼評無小知惕而有大慮伯之上也淫侈好動不足害伯有小知害伯必矣小知大慮之仇也日拙而不知懼也彼自不容夷吾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云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旣事糺。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爲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旣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卽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按】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旣無小智。必爭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春演】小智大慮。政不相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飧。嗛嗛不足爲飽。有大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方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況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大矣。用小。小矣。大

夷吾又孰得而容之哉故小白者夷吾之水也魚之識水久矣

梅士亨評忽以受君命奉所立爲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爲君臣議論各根天性予以此時受命爲傳非受命寄託仲說較長遠其後奉糾奔管君臣既定義無所逃召

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天。故曰大不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名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名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續按兄古況字。後倣此。言犯命廢糾。雖得天下。尚不生。況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將義與召忽異

忽之死允賢生也乎故曰仲何不藏身以有待而幾倖于二公子之間

況偶新評無二心正盡力以親信

梅士享評仲教鮑叔以無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春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殺糺之時。忽于此言奪糺死糺何居。又與鮑叔辭傅不相當。紀者代爲辭。又錯爲序也。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爲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

二心而巳二心于糺蓋糺之不終仲雖料之而所事旣定不可更也仲命有所制也

梅士亨評魯桓公夫人一段亦齊襄公淫縱取亡處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葉水心評賢智似各成其美

姚樞評禍理語更奇隽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亾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詼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恒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恐之然此

張榜評敘得簡古

朱養純評事甚怪駭

昬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故曰昬生無醜。醜。類也。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

孔穎達評文史委曲如畫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鈎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簡挺而該）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張嵲評鮑叔知仲心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

青彥評鮑叔料施伯亦是

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

劉績評此計極詭

朱養和評施伯亦不能料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

此下尤妙

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

郭正域評生臣死臣是定案

梅士享評成行成名等議召忽見死則行立而名不虛生則行喪而名虛立也

楊愼評上者臣之志下者臣之術

朱長春評以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爲生臣忽爲死臣議奇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旣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議更奇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或曰起例信疑兩存而文奇正陸離得此更神大傳所謂相雜太史公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不與召忽圖我。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續按。及。謂所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續按。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

何俊良評是叔真心

楊慎評鮑叔之可仰也大臣之交交鮑者歟

也。繆。交人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續按）指召忽。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相從。中心實疑。二十乘先行塞道（續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蘇軾評此誓甚正決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走。

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紏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紏。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紏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紏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享評桓公設無大慮管仲終死子糺可見其生不苟

朱長春評期王而勉伯著書者後曰君不能大姓以小見仲王佐云爾

梅士享評必待桓公許伯然後仲趨就相位可見其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糺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臣不敢既不死糺容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梅士亨許桓公欲先修兵管仲欲先厚人所謂人者合諸侯與齊而兼厚者也

宋長春許蕩船事國異人異年異自亂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傳左故別或曰起例載異聞也

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別本註。言未盡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姬。蕩舟事。亦不同。）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也）

以下桓公愈欲修兵。管仲愈欲厚人。

沈禹新評修兵修用果可危

梅士亨評鮑叔啟君用夷

桼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伐杞而齊不能令。如大臣所云者。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吾之言此篇凡三見故知桓公之伯始終成之者鮑叔也

李泌評翠沫點入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税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謂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

趙用賢評義士歸方可強國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亾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朱長春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

柯潛評以小兵御多兵非計也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擾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續〕〔按〕言天下兵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俱其徵求。此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而帶劒。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令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後又以貪名加君。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劌。一作沫。下同。堅强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

黃震評委婉殫盡

何俊良評設慮遠到

岳正評劫壇事殊異



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爲刺客。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儀。且會盟之役。禮擯贊。揖讓登壇。劒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劒。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劒。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莊公自懷劒。曹劌亦懷劒。踐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椹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劒將椹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追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抆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朱長春評大匡志匡君以匡天下爲功初敘五年嘵諫自用之弊一用仲而伯成以此分兩截應傷而大慮則事多舛而仲功亦恭恭矣

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諸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與人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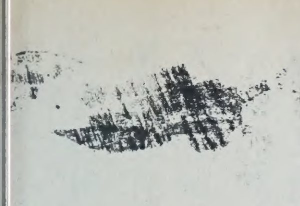
程敏政評不競兵是至書

梅士享評以下節節收拾人心看他施爲具有包籠一世規模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許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朱養純評又囑以行夷吾之言是其成桓處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斬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春通絕以小。言國小故亡。封亡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亡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爲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葉水心評修政勸民規模自宏遠

況維垣評厚禮與善不滅王者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得王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征（譏而不征體）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得王制厚往薄來體）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得王者與人為善體）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

楊忼評：仲評隲數人如鑑

臣有諫其君而善。君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爲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强以良。可以爲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土交兵。秦通。東屬木。其人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句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傅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急於傅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入。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卒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績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則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魯邑之教。好

曾彥評文更捷滑

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績按〕小匡作公子擧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服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楙士亨評：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令誅不救罰者，尊周以號召天下，詎止摟諸侯以伐諸侯。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勝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不踐。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沈鼎新評足兵食而后加政得治原

朱養和評俱在盡倫上着精神

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者。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示天下以人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倫之不可踰越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劉績評罰不輕加

張嵲評誅悖倫以示戒

麦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而吳人逃也。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

示天下以不遜于人倫。有誅有罰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朱長春評：四十二年以上敘匡天下行事大略，自以文爲次，用兵市乘車九合爲外政結局，復以踐位十九年起敘國中内政，此一篇大體布格大奇。

朱長春評：敘事遒古陸離，有邁氣，文兼子史之長，太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也。征。賦。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堉而稅之。二歲而稅一。一率一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

史公用其古法幹以贊雄以氣勢作之別自成史體梅士享評前已已載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國茲復重出重治內也公子開季友蒙孫不重出輕外也

者。有不飢者。故隨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了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李。理同。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備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可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一作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

蘓軾評待客之禮周悉愷至

郭正域評有賞無罰大有權衡

謂分別其埶。以知眞僞也。至國八埶。自郊至國八埶。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爲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績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爲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

悌士亨許孝弟爲人之本貴人之子必聞之于父士則薰而習之獨農工賈恐

（成功也。）野爲原。又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徵人役。簡少其野多不發之衆。）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爲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悌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爲上舉。（全此三者。故爲上。）得二爲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爲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

其以力勸忘之以見利遷之故教以應于父兄則為上舉不應于父兄則為首戮而孝弟之義不待學校而興矣

朱長春評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復入三大夫之舉因申三大夫之罪總歸君謂國子以完斷獄文局之奇後人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春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于政為大。于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有重之矣。重乃可結。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慠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

不能亦多不解

張榜評數個無赦凛然

趙用賢評廉意廉察其意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續按）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交（春通）狹邪浪蕩。比之匪人。狹少年公子也。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酒。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

而罪士也

朱長春評三大夫主進賞仲命之德中刑也國子爲李主罰若命之刑中德也東國西土外政其條具士士大夫政完其文完矣

梅士享評凛然親師之義如揭日月以中天有令人郎不敢在三之師而不敢

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績按〕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于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于一人。獨見也。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亦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令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僞易祿也。易祿可無

蓋政教兩相成而禮法交相飭者也

朱養純評痛快淋漓絕

斂有可無赦。姦僞易祿者旣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春通）制刑。必卽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斂。卽奪奉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爲李者爲國守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君又自爲國家祥刑。而持李之平者也。散散敘來有次第。有脉終。有條理關鍵。是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分焉。見愼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臣。廢而歎。嗟乎。其然乎。非仲之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爲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覇旅纍臣。生之不圖。而能必桓仲父任之。又安能必社稷之定哉。事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定亾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不卽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昔死事讐。媿于心何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曰爲白也容。爲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糾內政於五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爲後世負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爲期卒不期。而猶哆然吾志其大。爲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罪。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可。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楊愼評。讀大臣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文貌之。則惟太史公。身貌之。則爲諸葛孔明。故後世之能讀大臣者。予以兩人獨矣

朱長春評。大臣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之降也。世然也。噩噩皥皥驩虞。見世運。見文運

〔又評〕大臣。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才爲之也。要其傳大遒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實色自貴。○倫次似錯非錯。關結似闕非闕。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其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大段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後其功者外。而所

以爲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鉗曉龍。奕家先著爲後著也。最奇可翫。

梅士享評桓公惕而有大慮于此見之信非夷吾莫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

庸小白也

楊愼評以殺贖殺能禁民之犯死乎甲盾所生餘也幾失於圖圖猶驅之鋒鏑也雖然猶愈於金贖多兵殺敵多金殺主伯國亦以粟食爲寶也

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爲貨破木成器則貨粟桓公之謂原大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劉勰評廢害必先置利

沈鼎新評仁義法三王桓已有卑見

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楊慎評此萬世通病而得周尤甚

李泌評尊禮之至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亾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句亦新潔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

何俊良評：頗挫傳神

沈呂祈評：無怠無偷，正是持心要道，以理一國以經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眉批：至言　博）

天下俱管攝于此

朱養純評爲身爲國爲天下乃所以成信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通〕血氣道而后年長年長而后心長心長而后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導引之使通調無泣闕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于是怫逆德于是喪道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

周元會許國與天下又本于身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絶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惸獨。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再舉。下無再犯。日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皞熙熙。鼓以遊矣。此爲天下也。春演言哉本術乎。禁樂去偷。歸于長年長心。心無荒而血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繙內性。道以爲身。爲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張榜評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熟看

朱長春評就齊語詮次而

其用作人法耳。後法家。乃侈言鍾鼓不解于縣。竽瑟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使人主恣睢。嘻謬哉甚乎。爲法之弊至此乎。徒槪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臣以經天下。小臣以理一國。中臣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日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刑。次之內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爲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亦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湯金矣

楊忱評爲君亦猶是此語可起九原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沈鼎新評提出先公社稷是把柄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楊愼評一仲也施伯以爲大尼父以爲小其施受之異歟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狥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狥於國爲羣臣僇僇之以誡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績按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

宋養和評敘次法井然如面

撫軾評成敗俱歸天

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哀其將死也。僞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戮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糺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爲得天。於魯爲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匡異傳。不可曰仲本圖。今魯懼。殺公子糺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採管仲。本敗魯勝

趙汝師評言常人有爲國得效力者功猶可貴今叔爲桓得生仲功無以加矣

楊愼評敘事無痕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 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續按]言鮑叔如齊無他讎。爲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 句 是 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是不恥垢辱恐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 句法 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 言昭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貳。[續按]貳君。卽前勞君。謂使桓公思前唯不一子安之矣。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張榜評：問政處便得其要。

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葉水心評對
語典刪高文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墾闕。旄者。所以誓勤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春通〕糞除顛旄。埽除而養老重禮也。以事先之禮事之。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續按〕設象。卽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之所設。末。爲下所行。糞。分也。旄。老人也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象刑以爲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此合綴連于書。推刑

朱長春評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著書者爲叅互合撮而先敘手成民事之上似有條

趙用賢評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平四

象之意。而宪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糺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言常行也。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此總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以下分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道

句則商工農之鄉也

官。其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哤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

柯潛評言哤事亂故各有所處

梅士享評四民中獨農之子常爲農下有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一臤以農本業也民

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謂學校之處。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爲田器。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鬬

劉績評宛然一卷畫山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一作軺。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必買而後至。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敎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作賴。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朱養純評大四段只二語收力大味淵

張嵲評問修政足卓識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墝。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墝。而不移。衰。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土宜農。墝土宜末。閒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父子常爲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績按〕齊語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人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勞。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

干字妙

務本則巧倖不萌故其樸不散而其秀足賢前大臣餙管子告晏子以耕者告國子以工賈皆以出入不應于父兄爲二罪之首亦隨在而敎以士行之義蓋天下之大養之者農通之者工商維之者士此四民士爲首而農爲本也

遺茇音揷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草之槀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巳均種當疾耰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于田壄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費別苗莠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也編苧與蒲以爲笠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

於農下又出一段文始

沈維垣訏其心安焉上文法各異

不扳 而不慝 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爲姦慝 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 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卽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 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 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主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卽爲士故云野處而不暱有司不告罪五此移第二而尾語不可刪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舛矣 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 功謂堅美苦謂濫惡 權節其用論比計制 〔續按〕齊語作論比協材 斷器尚完利 裁斷爲器貴於完利 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 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 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郭正域評列愛民之道甚悉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舉音通舉財長工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

沈鼎新評：容衆而令行，正使民無决，若欲安民速治，必在于隱寓

乃開節而用止。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寛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梅士享評作內政寓軍令因田獵通軍事真藏險于順伏不測于至靜之中

楊慎評此後語事精審讀之使人悚治如遊民安之國也

梅士享評韓信多多益辨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奥言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

只是部伍分明管仲什伍素分不待臨財取辨

梅士享評雖云卒伍而相保如父子兄弟故其彊無敵

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績按〕齊語政作正字。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李泌評借名極正

岳正評責任鄉師處次第條析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管子大意全在定周室）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續按〕此卽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于君）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周元會三遜　確然］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此爲一遜］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遜官之賢者而復［此爲二遜］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愼）端愨以待時使（以愨善待時待可用之時而使之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梅士亨評始而鄉長進之繼而官長選之終而公省參之故曰三選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𢫫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此爲三選。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註云。疚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肉如月朓朒之朒。謂之側匿。猶縮懦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爲卿大夫之左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即前一連爲鄉。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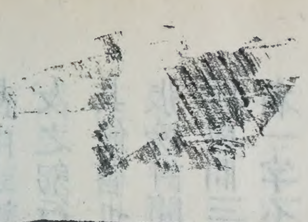
退而修里。卽前四里爲連。里退而修軌。卽前十里爲軌。軌退而修家。卽前五家爲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之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不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爲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舂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家居治理。可移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

梅士亨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眞。由一朝而要之終歲。故其計善也

長由議論而友之躬行故其修善也實張榜評問五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不嫌沓複古文矜重如此

程敏政評又詳責五屬

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蘇軾評與前文無別正是古文妙處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桓王之功也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旣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楊愼評束矢贖罰之政如此以威天下亦猶行不忍人之政也徒以事論王伯何殊乎

楊愼評觀美金惡金之鑄知管子以鐵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續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寛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鉏欘。钁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與鹽並重後世贖鍰用白鏹反爭言富國之非且不知強兵之術也可笑也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獄官。）甯戚爲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爲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衞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意已伏于此

楊愼評必先反其侵地所謂賜小國地而後大國可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頫於諸侯也［頫見］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爲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獘［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獘盡也］渠彌於河陼［後教之宾渠彌亘於河陼國語註顔明渠彌禪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爲險阻也］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國］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衞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誅也將欲取必故與其斯術歟

沈門新評以不服天子爲名便堂堂陣陣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朱養純評：南北東西，果所向無敵。

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檿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比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梅士享許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臣小臣俱不載毋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子之厚也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文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䑤、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

多靈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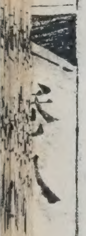
楊愼評後之假祥瑞以媚君者皆曾子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成數語是其彈壓本根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徒弔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顚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蘇軾評此桓公善用仁術

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請爲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閑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巳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朱養和評依稀漓來厚往之意

知諸侯之歸巳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攟丘粉反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攟收拾也故

劉緦評愛利信武是以服衆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巳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楠士亨評衛戎狄之地以禁暴于諸侯衛諸夏之地以示勸于中國皆所以安周也故曰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又曰朝服以濟河又曰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而管仲之功不在齊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壥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寛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

而在周矣

沈鼎新評匡齊正以扶周故成文武之迹曰天下而終之以羣臣之謀是文章收拾妙法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矦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矦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矦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矦不懾。施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旣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成。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楊慎評章首兄仲賴鮑叔末以叔輩賴仲收此段文字不知者以為蛇足知者以為迴龍也

楊慥評歸到事周室有分驪語俱藻艷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周元會評三邪原不可而伺以爲非急正善諷君處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辟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

楊愼評離病立方就議成任此大機大用非當時說士所能望其項背也

姚樞評薦舉得其人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爲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無爲不可（優謂逶隨不斷）優則亾衆不斂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爲人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察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續按大匡作傅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正荊之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荊俗同。使之遊荊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岳正評見仲父和衷相濟

朱長春評重言易見三者可無不可先秦法家之士政爲此說故摭桓公之短而自文其毒至二世而行亦二世敗而驗猶天之有造于世不然宇宙皆麋爛萬古爲長夕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適〕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夸言傅會。神仙家依主者。大史公博摭異記。以實其書。因傳焉。亦不知昉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仲評之。況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誖乎無王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篡矣。聖人何以一正一譎。嘉敘蔡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義以是借飾爲仲渓乎。不知其仲訴也。一匡。匡王耳。君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爲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一

旦。至爭而罷。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臣之附盇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朱長春評都虛言虛事爲美夸張華宕雄駿如出辨口稷下諸先生爲之耶

張榜評文極高古前後結

管子卷第九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

預映篇末光景

構最嚴密而鬆處複處往往得趣
朱長春評散敘次如不關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　雋而揚　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

沈禺新評行政犯民之惡則本傷

蘇軾評薦廟古人重其事也

朱長春評敘桓仲君臣一段佯疾不救以愚弄諸臣

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代邢衛桓公不救裸

詞景如畫臣請以慶四言歸結如陣法如禪偈如射覆秦策中敘范雎昭王相見一段情事略相當

體紉胸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于元反榬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之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

光景宛然

葉水心評危言堪聽

張榜評法古太公多用此

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篇末句照此）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

法

朱養純評：定居行令，計畫甚密

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令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衞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文甚適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

楊愼評令其雌雄有喪焉文在有字

朱長春評詞如綺叙事之巧然要知可爲著書不可爲史二種文自兩家一國體一詞體故孟堅贊史記曰其文直其事核

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盡雕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巳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

楊慎評一篇之事皆定于不收更定于不交桓幾中折于楚而仲持之所謂鴻翼者也

宋長春評全述前語戰國文如此

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恐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實幣賂齊而齊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

朱長春評文奇事亦奇因其文武而文武用之所謂太上貴因陰陽轉移仲氏之所以匡伯也

朱長春評召陵之師兩君無遇也安所令又安所令

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

又安請宋鄭安有百代文傳乎

楊慎評或云發其夾塞或云郎夾字而易其用筆間如畫

張楞評是鴻鵠南北往來光景

朱長春評一冷語應上作結先秦史記外無此體

取其雖百代而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無敢毀者也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晉之南故曰東存也於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應收

朱長春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詘天下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爲結天下以心計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撰初未而誅意一統政而無

專封爾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有鬬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illegible]。主其國鄉隣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爲義非任爲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敢取信。險穽安忍之尤。何用日正而不譎。如其仁。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爲柴之則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時匡天下。時一會大國。小之曲國。正之。而正之。盧國弱屬之

梅士亨評先羅列一段便初



曾彦評錯綜盡變

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爲安。故曰鄰國有

楊慎評網中珊瑚紛紛紅溜可以發漁父之笑

張嵲評有事爲聖王之利從古已然

馬。國之亾也。鄰國有馬。因其亾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馬。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馬。鄰國有事。鄰國亡馬。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亾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爲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革

楊慎評下而王之鈞而臣之豪傑讀此可以寒心

趙用賢評以我明威之振任伐人者可合天下之權而揔之也

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

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

沈維垣評財權刑賞總以明一人之行

黃震評術而曰德甚微

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績按）遂德之行。猶以成德之行也。如此者。百遂親之。所謂親有德也。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亾。而亾之。則明王之伐白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春演）非術無以取天下。非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舍其元元。襲其詭詭舍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徂未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罔濟也。是以

楊愼評自此至遠無不聽皆情大意未事而藏能候時至之機既事而動能制天下之勢

術曰德。德曰大。不大之德。終歸于術。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竝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玩也(春通)曰使國壽國。皆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

呂愼評數語皆聖人之旨幾幾乎易也天下無後而可以舉事故王伯同爭乎此而出儒論朱然之

趙用賢評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若愚人則至危之時方改易其平素之言

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胷之姦謀，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春演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天下弗知也。而常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爾。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憎，中庸之戒懼耶。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闇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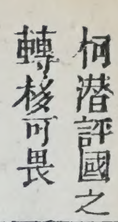
紂之暴。則無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湯武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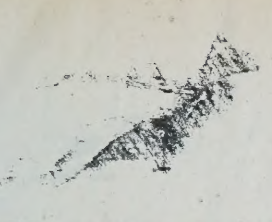
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而愼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而舉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春通)避堅而攻瑕。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春通)大本小標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中國為天下樞也。墜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春通)正。修正理而動故能而治之也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按。抑也

朱養純評懼備守時得要領矣

宋長春評國非其國六下文體錯落變化可法

圉暴止貪存亾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爲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爲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亾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巳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巳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巳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亾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柯潛評國之轉移可畏

朱養純評三觀三守三滿千古不易

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陵節者復輕。重而陵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爲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爲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

學泌評勁骨
秀采語語石
砭

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亾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爲敵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苞裹也上既挾故爲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纂弑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趙用賢評摶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

楊愼評摶黏也曲禮曰毋摶飯黍可摶而沙不可黏人心豈沙哉在乎主者炊累之

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教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

周元會評王霸各有所藉

楊慎評心不至則物寓焉

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彊國雖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彊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爲彊者所圖。故危。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亾。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

善乎為則貪存焉至微至微又曰後言方心而已又不必言最在乎鑒焉與前如明而非明語可參究

何俊良評天地人在人善用

雖列爵位。不讓賢俊。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大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

葉水心評文武兼至

趙用賢評制節謂事大國愛其法令

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春通〕不附大也。下折節應。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用彊兵。威遠國。故曰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爲固。故曰負海。

沈鼎新評立功名者戒作難違易故下曰相刑量力知時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以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做此。料食

朱養純評得失原自有數

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亾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求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

岳正評謀刑權三者關係國勢極重

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春通〕得者。楚莊之封陳。失者。用閔之取燕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既動移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

趙用賢評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眞天下之奇也
劉績評此篇指遠辭奇句法變換不窮最千古妙筆也
楊愼評問前有事文以立之題如設懸而文妙千啓口

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春通范雎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 謂爲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一句提摠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 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 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 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 授事以能則人上功 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 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 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春通易訟無情之詞也 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 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 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亾故不怨 舉知人急則衆不亂 春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洛盡悉痌瘝而善

楊慎評大小一體求音者宜伐洪鍾定律者先辨一黍

救之衆無急安得亂。此句行此屬下。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名言。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歿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廩。餼。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

郭正域評何字數換文法甚錯落爭奇

楊愼評問棄節問養問族

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摠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

卽問收復哉幾于王

朱養和評以上俱就田上詳析一番

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當有所收恤也問以貧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幾何家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警進一語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何事此人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

沈冑新評又及承吏羣臣外人可謂察問無遺

士之受責〔集通古債字〕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集通承吏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穡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穡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卒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卒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

張嵲評男女所出亦關國用

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
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續拔〕物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
有巧使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
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
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
相配成乘以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刀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鈎弦之造鈎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

梅士享評兵粟器械之用吏係國之虛實

柯潛評又轉調法

張榜評此下並列三件而以時簡稽帥代問字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代材必以冬也。其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爲行伍。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

朱長春評國之大事曰戎故申嚴之亦長篇連作于體不得不錯綜示變古文皆然
楊愼評末官都數問甚喫緊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壞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詩曰予日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爲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

代問字
代問也

朱養和評數千個幾何字語錯落而法變幻首尾自成結搆

沈鼎新評禮與親俱從地出

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爲防礙者。絕塞之阨關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春通〕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譏察爲多。關以外則邊。邊以鄰爲主。總之皆地政也。故曰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當制地之時。君爲此言。故言曰法地以爲政。故曰地德爲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春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出

何俊良評萬人和于市而人人各營其所生

岳正評曰盡地職則市不離地

于地。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府以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句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春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盡。雖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爲句自通。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事之親自營也。〔春通〕亂爲句屬讒人。普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

沈鼎新評關又不離市而惟有以來遠人財利之門戶不塞

九軍之人皆親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索虛車其煩擾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勿令入其位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以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外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

> 朱養純評古來開邊之患皆由不以順結即日撫四極行法官明制度亦無用兵故問終之

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因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固外
貌德（春通）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
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欺而須德者不足困我也蓋
詐奸者必使須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意曰異
言異服而已
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凡此掌行者之職問
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
貌德（春通）四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使同
心和德唯厚和結之以順其外不至開邊患足矣此
謂貌德故曰彊埸之事愼守其一以備不虞
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
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開塞度必明失經常
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春通）制地
合上問爲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日中

而飾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卽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埸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日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令應。

朱長春評。叠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爲滑稽戲耶。以爲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廢一於宮。廢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共廢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非佛否。

謀失第二十五　闕

焫 而悅反

管子卷第九終

